

皇覽曰堯葬在濟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坵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此皆劉宋裴駟牽合諸書之一說相承而劉向傳邱壠皆小已訛為邱壠山以致後此諸書之牽引者至謂與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未嘗言也後漢班固明帝永平初授受詔撰漢書至章帝建初中始成班固前望劉向百二十餘年其餘地理志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顏師古又於其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班固未嘗言堯葬處也至劉宋范蔚宗後漢

書郡國志乃直書成陽有堯冢靈臺考蔚宗八志未成而卒其補志乃蕭梁之劉昭而顏師古又已引郡國志以注地理志似此糾紛蓋魏之皇覽晉之帝王世紀其說方流傳也然則後此如晉書地理志之作於唐及宋史禮志凡書所引據堯陵如前說者臣亦不敢多所叙辨以上煩

聖聽臣敬謹請再疏明其事後漢書帝章帝本紀元和二年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此正文也蓋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然其說之

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定為堯冢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此亦後漢書正文是即乾隆元年山東撫臣岳濬奏請堯陵由東平改祀濮州為

國家有大典禮行告祭之處此臣從前在山東時所遠瞻於平野略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非常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何事遠葬於濮州而所葬乃如是今訪得平陽堯陵之靈境蒙

恩許臣次第查考然後知濮州所謂濟陰成陽處確非堯

冢也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南宋洪适隸釋皆列後漢堯祠祈雨碑修跋云碑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濟陰郡迺跋云右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臣按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修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云李樹連枝生於堯祠熹平四年建臣按熹平四年靈帝時也又後漢堯母碑修跋云其文略曰慶都僂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

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

臣按此似憑後云故空附會之辭

廷慰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於是修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書多為城陽惟此碑為成陽适跋云右成陽靈臺碑靈帝建寧五年立與堯廟二碑皆在成陽於是适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臺為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註引郭緣

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

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

臣按今後漢書

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並無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知洪适所據者何本 臣謹按右第一碑第二碑修

與适所跋確是堯廟堯祠第三碑亦云當修堯祠修跋此碑似猶疑堯母葬處乃引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而云亦葬成陽者意謂帝堯蓋虛詞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確叙堯冢則何必引書以為據至适跋此碑云靈臺非堯冢明矣蓋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

闕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冢靈臺也據此濮州夙有堯廟堯祠與堯母靈臺而未嘗有堯冢臣又覆考隸釋所載孟郁修堯廟碑云開帝堯陵在成陽遣戶曹掾具中牢祠又云與西宮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因祀廟修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即其地叙其事何必曰聞又覆考堯祠碑云復舊典造立靈廟以一太牢秩祠又云乃共立壇墀刊碑紀石是因重建堯廟而設壇墀未嘗先有靈也蓋堯陵未知寔處而人之欲有堯陵於濟陰成陽者

寔其敬聖之誠然則章帝之祠唐堯於成陽靈臺祠其廟也安帝之祠唐堯於成陽亦非祠其陵也而後此之引後漢有三碑與皇覽帝王世紀諸書相附者並不詳繹碑文以分別祠廟陵之義緣好異之書如晉時所出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陟於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南齊任昉所収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迺地志云故堯城濮州鄆城北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又有偃朱故

城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  
右穀林之說者必欲附會堯之嘗居濟陰且陟於濟  
陰則度必葬於濟陰矣後魏酈道元注水經備引成  
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堯妃中山夫人祠然於  
後結束云考地驗狀成為踈僻蓋聞疑書疑耳蓋濟  
陰既當有堯陵好事者附之堯母慶都陵又附之中  
山夫人祠道元在後魏時已無可考驗概之以聞疑  
書疑然則濟陰之無堯陵信矣臣考今其處惟存元  
徐世雄書帝堯墓三  
碑字一而世之引水經注以考堯陵者但繁稱其前幅

而脫畧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以備引之本意東平  
之祠堯陵宋開寶詔祠堯於鄆州鄆州今東平也明  
洪武四年祠堯於東平祭文云遣官奠祀修陵臣昨  
訪蘆泉山處陵在平地後立一磚牆冢高四尺貼牆  
出小頂前去頂尺餘一雲龍紋石片平其上左右前  
各鑲一石片如擁護然臣於石片缺處仰瞻鬆土畝  
落有斷磚零石而貼牆小頂生草一堆其地之前稍  
左有東門石西門石山斜走缺斷畧無環抱斷然非  
帝葬堯葬處此岳濬請改祀濮州禮臣議准不為無

據也至尹嘉銓之奏平陽考據未備廷臣議駁自當  
 慎守舊典今臣考得後漢王充以為堯葬冀州此語  
 僅見於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苹之注且以為妄之  
 甚蓋右濟陰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則此語蓋實也  
臣又得考得北史魏孝文帝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  
 於平陽此亦祠於廟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  
 牢祭唐堯此當祭於陵先是二十年遣使者以太牢  
 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  
 陽宮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

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夫在孝文時猶常  
 修祀於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道元任  
 宣武孝明之時水經注之於濟陰已云聞疑書疑然  
 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已渺茫矣且  
 考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劉宋蕭齊之遞嬗所以  
 濟陰之一說自沿於劉宋裴駘而孝文之太牢自行  
 於冀州漢郡臣按後漢書郡國志平陽屬河東郡據此為斷則後此如  
 唐開元五年詔褚無量祠堯平陽之見於史者臣亦  
 不敢多引以上煩

聖聽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今年臣蒙

恩遣祭黃帝陵於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靈境猶未觸地  
中有山之義及見陵於澗山與黃帝陵各形勢而氣  
象同易曰地中有山乃知四周山高起憑其迴環曲  
折不斷於其入處如入地中比及見其山乃安於地  
上水自深於地中蓋地在山中也臣無簡明之筆謹  
瑣陳兩山之形勝落水在橋山東自北流南入宜君  
縣境折而西以北趨黃河延綏慶陽之間有曰西山  
延長一千二百里以起為橋山穹然橫亘九里黃帝

葬穹處下古栢千株其前平出則立土直下際水之  
行路也其後華蓋三峰擁之三峰垂下即起橋山其  
接斷填一石形家所謂過峽也四圓而中空如橋橋  
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運後峰轉而出立土如嶽體十  
數里迴於前為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黃石填其下坦  
如開懷橫疊小土山八九層皆與橋山勢相讓相合  
又環而左際水山脚重重抱於橋山左而後峰轉左  
之山脚出與相錯蓋自右迴前轉左復趨後之高山  
四周如環其頂如平坦而平頂之外無一峰尖無一

轟石寔則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如鑿空然  
 皆地也所最神者右山肩落一水曰沮水先分一流  
 入峽之石中出於左而前其右之一流深於地中自  
 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部縣繞橋山前轉左以趨  
 後恰與峽中出者會蓋一水之分而復合為一氣也  
 左肩又落一水俱合於橋山左腋屈曲出以會落水  
 而左折於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自橋山西經耀州  
 南兩山狹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之高  
 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過此逶迤北折而坦兩山相夾

不啻入於地中則見橋山矣陬山之堯陵平陽城東  
 北四十里村徑漸狹而坦有坊曰堯天咫尺于是土  
 山夾入蓋土門也漸坦漸下如入地中則見左右土  
 山皆壁立村居種作寬窄隨灣其外西也遠山環之  
 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右之壁立乃陵背之他山轉前  
 為陵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於左三十里其頂參差  
 不斷而入者當為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本山右肩  
 衡分自東而西以出於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  
 入者當為左也蓋堯陵南向也左右之相距至窄前



後亦不太寬而兩壁之立無可而以路而出也初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至頂漸則大小黃石層疊於下其上立土至頂更入更高左之疊石較多於右祇一路跨水左右至於陵止

臣按山名曰取取隅也於義為通

其中水

口大石脚高低層疊漸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山大且多水衡下矣再入大壑大岩左右過水行無路處其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折石多水急少可種作行於岩上俯聽水聲於是徑益仄崖愈峻乃高石壁立列左如排而右亦蒼然高峻此大川嶽鴻濛氣象也

乃大石平出壁立之土頂下或盤陀石疊疊數十數層或小方石疊疊數十層於是大平石左而出右而出水屈曲其間蓋自山口而入不啻入於地中乃大轉大折於高壁大峽中以入於右古栢如蒼虬則見陵山矣陵山純土其左其前直下際水其右低畝許今種作也其上平如地三四百餘步後擁五峰圓頂連排小方石疊成亦不見後山之頂五峰垂下起為翠阜左頂高一百五十尺右頂及其半廣二百餘步春生之氣盎然和粹神明在焉其前猶存小殿三楹

兩廡各三楹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於平如地之山上也其南則對面之山十數小圓峰坦如開懷下為石場際石皆盤陀黃石比至陵前盤陀黃石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配然所最神者一水自陵山之背後山之根夾出於左而右轉至立土之左腋轉前過右而復出於前則高壁大峽間矣一流三十里出於外口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於陵山氣塞不通終古荒絕也若非此水則至於陵山且路他出矣臣敬謹瑣陳兩山仰祈

聖心俯察鑿黃帝諸臣其所相度營建不必相同而寔有相同之形勝臣謹按陝山之金泰和碑亦云穀林之說獨出於皇甫士安之屬又云踪跡明甚元碑所紀猶可從信明碑云撤唐太宗像平陽志云唐太宗征遼過此拜於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然李唐陶唐罄心援附則堯陵當日口耳相傳寔在平陽唐太宗起於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於荒陵明碑又云今日始廟而祭之荒山之中蓋其時方祀堯陵於東平何敢誦言也夫帝堯之神明自在宇宙

問亦何釋乎山東山西帝堯之陵天地皆將祐之豈  
有或然之慮然求其真而覈其實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明庥暢來春

翠華巡幸五臺堯陵適在山西界中前者臣仰聆

諭旨後從前議駁之後

聖心常想堯陵當在平陽何以有遠葬山東之事臣所考

大段如是伏祈

聖裁鑒定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蹟寔亦天心有待陶唐  
氏之遺民臣與之間訊口耳相傳欣欣樂道豈特金

秦和碑所云踪跡明甚也臣愈陳愈瑣戰慄惶伏  
祈

睿鑒施行

會議堯陵仍祀濮州 乾隆四十五年

大學士阿桂等謹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事內閣抄出禮部左侍郎錢載奏請釐定堯  
陵一摺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臣等謹按禮經凡祭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鄭氏註云為其瀆神也遷史不  
載帝堯葬處然自秦漢魏晉以來如呂氏春秋皇覽  
帝王世紀諸家記載多主濟陰城陽其地隸今濮州

未有言及平陽者今該侍郎以堯都平陽為葬于平陽遂為史家體例凡帝王本紀都于其所葬于其所不書葬且謂漢章帝使使者祠唐堯于陽城靈臺凡書祠者當是廟魏孝文帝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凡書祭者當是陵此特臆度之辭考之前人並無此論臣等伏考五帝本紀以為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帝顓頊帝嚳帝堯皆闕不書葬蓋云慎也且禹即都安邑夏本紀于贊中既補叙禹葬會稽而周都豐鎬周本紀贊中又言周公葬我畢如該

侍郎之說此為自亂其例况湯都于亳湯陵在今山西滎河從前廷臣議駁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條奏中已正其訛尤不得援湯不書葬稱為史例且秦漢又書葬此其斷非史例更為明甚至祠之與祭義本相通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于城陽靈臺其下文即云三月己丑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壬辰幸東平祠憲王陵不得以祠為祠于廟北史魏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以太牢祭唐堯下文即云四月庚辰幸龍門祭夏禹癸丑幸蒲坂

祭虞舜修堯舜及禹廟又不得以祭為祭于陵臣等  
反覆尋繹于該侍郎原奏其襟引歐陽修集古錄洪  
适隸釋意謂濮州堯恭冢原屬傳疑然于平陽之堯  
陵究未別有寔徵按水經註所載既云城陽近是堯  
冢又云城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又言堯陵在城南九  
里蓋聞疑書疑耳酈道元已不能定真贗于千載之  
前直以呂氏劉氏皇甫氏諸家去古較近其說必有  
所傳今欲改定自漢以來相沿之舊祀而僅以金泰  
和以後之碑引為確証殊非慎重祀典之道且該侍

郎所錄各碑皆成于該處無名士人及縣令丞倅之  
手其陵與廟又止屬道流賈福信等抄化之所修葺  
即其碑文中亦云堯陵在濟陰城陽傳之已久不過  
欲徃聖踪跡俱不泯晦為兩存之論耳亦非另有確  
見再該侍郎于平陽堯陵侈陳山川形勢指為神境  
此屬後世堪輿家言考古者未便引以為據臣等愚  
昧之見切以為考古之法與其附會而失其真無如  
闕疑而循其舊自古帝王徙城固有不能指定一處  
者軒轅陵在橋山史傳所聞而橋山匪一上郡媯州

皆有之郭璞注山經有云帝王冢墓宜有定處往往復見者蓋聖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四海無不哀思各有立位而祭起土而為冢是以所在有焉今堯陵既有三處而堯之神無所不在必執一處以爭之譬諸鑿井見泉而謂泉在是也况濮州堯陵故址為秦漢千百餘年告祭之所而有明經改于東平恭逢我皇上御極之初時命王大臣詳考載記重加釐定仍復其舊發帑興修以昭信守四十一年復經廷議凡遇

曠典仍於濮州致祭其平陽一陵仿東平之例由該地方官以時展祀明禋備舉咸秩無文所謂以聖韶聖馨香之告精神如接以補前代專祀一處之闕典自毋庸再議紛更謹

奏

再陳堯陵考 乾隆四十五年

禮部侍郎 臣 錢載 謹

奏為再陳堯陵恭懇

聖恩俯鑒事竊 臣 遵

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寔濮州之堯陵屬

虛敬謹具摺覆

奏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覆奏  
奉



旨依議欽此 臣自應嘿息何敢復陳但 臣原奏祇辨堯陵  
之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即此一事  
之議禮教攸關 臣敬謹再

奏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寔始以於秦之呂不韋而牽合  
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陽屬濟陰  
郡以傳穀林之說寔由於晉之皇甫謐其辨駁濟陰  
成陽之無堯冢者莫詳於後魏酈道元之水經注水  
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  
為穀林 臣謹按此即皇甫謐之牽三說而合之也其

下接注云墨子以為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  
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為  
成陽近是堯冢也 臣謹按以為近是則成陽之堯冢  
猶未見為確又云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俗  
諺以為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為堯冢也 臣謹按囚堯  
城本屬竹書之荒唐况以是為堯冢則道元之辨成  
陽無堯冢而心非皇甫謐也蓋已太甚然後於其注  
之又一段備言今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  
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

此現在也乃復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  
山夫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  
參差不合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  
里數乃不合於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成為踈僻蓋  
聞疑書疑耳則並郭緣生亦槩斥之矣臣謹據此道  
元之三層辨駁臣所以信濮州之堯陵屬虛然臣之  
所以信平陽之堯陵屬寔者臣前奏謹據漢司馬遷  
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正文之例為斷蓋因呂  
不韋劉向皇甫謐之說皆收於劉宋裴駟史記集解

以註入司馬遷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遷周  
以前本紀之例古帝王都於其所崩於其所則葬於  
其所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即以其不崩於其所都  
者必書葬以知之如黃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則書  
葬橋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於蒼梧之野則書葬於  
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至于會稽而崩則書云或  
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惟此  
三書頭然成例臣以是知帝堯之都於平陽崩於平  
陽即葬於平陽故不書葬則今平陽之有堯陵蓋其

寔已至於秦漢之世近而皆書葬臣前奏云不可以  
例其前也又據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於  
王充臣前奏云右穀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  
王充僅見此語臣以是知堯都平陽為冀州則堯之  
崩於冀而葬於冀者寔在平陽又據今陝山堯陵明  
碑云撤唐太宗像此等無名之碑誠不足據然唐太  
宗之舊有像而撤之不必誣也即平陽志書亦何以  
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前奏云唐  
太宗起於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

像於荒陵蓋唐太宗侑座之像嘗自像於帝堯今日  
陝山之陵則帝堯今日陝山之陵猶未湮於唐太宗  
平陽之世臣亦何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陝山寔為堯  
陵况今陝山靈境鴻濛氣象無可華飭非可遊玩臣  
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奏謹以所見黃帝之橋山  
比絜者伏冀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經營不必相同  
而寔相同之心跡此非親至其地者不知今廷臣皆  
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遂以為可據臣敬

謹戰栗伏祈

皇上

聖心俯鑒定司馬遷良史材正文之例黜呂不韋門下客  
浮說之訛辨皇甫謐帝合兩說之由審鄴道元駁翻  
三層之確念唐太宗之李唐陶唐罄心援附而惜王  
充之傳疑傳信片語僅存以對答

帝堯之神明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春氣尚存  
之蹟以振起人心於萬古 臣敬謹戰栗具摺伏祈

皇上睿鑒

禮拜長白山神 康熙十六年

內大臣覺羅武士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 臣耀

色一等待衛 臣塞護禮三等侍衛 臣索 謹

題為遵

旨看明長白山形勢恭疏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於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長白山係

本朝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

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  
行禮欽此欽遵 臣等即於四月初五日起行十四日至  
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  
宣

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寧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村莊  
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都統  
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采獵之人今已老退  
閑口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不曾躋  
長白山之顛曾聞我父云如往獵於長白山脚下獲

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  
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  
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  
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  
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  
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  
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  
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  
路等語 臣等隨議每人携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

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我輩糧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沮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

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祁爾薩河渚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迎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赫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進無

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  
閑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  
十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筭  
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  
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  
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  
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  
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  
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

里上山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  
時急往省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大額黑督捕珠蚌於  
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  
中摩揣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  
日雲霧迷漫不知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  
適遇路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脚下見一處周圍  
林密中央平坦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住  
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  
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

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

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澗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石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濶約有三四十里地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峰較諸峰稍低宛

然如門池上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峯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閑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此正在乏食此殆山靈所賜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視



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濛籠遂不復見山光矣  
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  
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  
之際適遇頒到

敕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

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

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  
而歸經過色克騰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  
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

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  
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

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  
寧古塔等處地方於十二日至寧古塔編看會寧府  
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回京臣  
等奉

命如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於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  
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

皇上敬念

宗 祖

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謹疏

奏

聞

請武功告捷學宮 康熙三十五年

國子監祭酒 臣孫岳頌謹

奏為

聖算無遺

天威遠震凱旋振旅邊徼永清請酌古制告捷學宮事竊  
惟自古帝王為國計民生恭行天討殷宗克鬼方以  
三年周宣興師伐獫狁未有親統大軍出險涉遠不  
數十日而大功告成廓清沙漠又安邊境如我  
皇上之神武首出夔遠百王者也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灣南朔東西並奉正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者狡謀出沒擾亂邊陲逆天虐民罪不在不赦

皇上念逆寇一日不靖邊氓一日不安雖大臣請緩親征而

睿謀獨斷衆論不撓且軍儲皆出

天庾轉餉數十萬石總以安四海生靈之命綿

國家無疆之庥而天人叶應自誓師以迄大捷僅七日從此永無烽火之警是從來之未有大仁也師出之

日水凍草枯及

御蹕經臨掘地則泉湧牧馬則草肥蓋天時地脉已早決於

宸算之中且分布諸軍調度規畫並出

皇上之指授噶爾丹棄而宵遁自謂可以免脫不知神策預定於前諸軍會合環擊擒斬殆盡餘黨就降俘獲無算是從來未有之大智也地最險遠

皇上親舉玉趾日進一餐率數十萬衆踰天山渡瀚海如履平地而走康莊莫不忠義激發驍騰百倍是從來

未有之大勇也凡屬臣民舉翹首

皇上迴鑿告成功以彰顯烈臣一介腐儒荷蒙

聖恩簡擢不獲効力塞外伏查禮記王制曰天子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即魯頌泮水之詩亦曰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是三代  
時皆告捷於學也

皇上建千古未有之功則漢唐未舉行之盛事請自

皇上始之即不必有事於訊馘而專行釋奠昭告

文廟勒石大學原本六經非由臆說不妨與祭告闕里

並行則文治與武功永昭垂於千秋矣

請國學加崇祀典 康熙二十三年  
巡視南陝西道監察御史 臣 劉維楨 謹  
奏為敬推尊禮先師之  
聖德請  
敕請議加崇祀典以光垂萬世事 臣竊惟我  
皇上德本性成道與天合紹堯舜之心傳闡孔孟之微義  
近者肇舉東巡  
駕臨闕里釋奠先師竊聞  
皇上以巍巍至尊之身親行九叩又

特賜御蓋以旌先師之德使昭示億年猗與盛哉自漢唐  
以來崇儒重道未有如我

皇上之萬一者也 臣竊思之闕里者先師之家廟也太學  
者祀先師之廟也家廟既遠非常之榮則國學亦宜  
增特崇之典伏稽前制唐開元間祀孔子樂用九宮  
舞用八佾至明朝成化宏治年間又尊以八佾十二  
籩豆自嘉靖時張孚敬變易祀典改孔廟大祀為中  
祀改十二籩豆為十八佾為六

國初禮臣未及詳定泥於成例相沿至今 臣愚以祭祀

之籩豆舞佾皆當視主祭之人以為升降今孔廟之  
祭

天子所主也即歲時遣官皆

天子所命也至

皇上親雍釋奠又已恭謁致敬夫以

天子之命祀孔子而尚缺八佾十二籩豆之禮毋乃非

皇上崇禮先師之至意乎故自孔子而論則孔子止為大

夫而未為公侯非徒八佾不可即六佾亦不宜用自

朝廷祀孔子而論則八佾十二籩豆何可減損也議禮者

自不當執張敬字之邪說而當仰推

皇上隆禮之盛心矣臣請

敕部酌議先師太學祀典其籩豆佾舞合無酌採舊制以  
為定式如謂天子禮樂不宜輕用則

皇上業已隆其禮於闕里之廟况京師太學乃

國之祀典哉夫尊先師大名也制祀典大禮也臣願

皇上乾斷獨運而已

請釐正學宮從祀康熙二十五年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

李振裕謹

奏為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睿裁鑒定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上法天體道尊聖崇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法無不

修備詳明而於學宮教化之原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駕幸闕里

教撰志書

特頒宸翰徧懸各學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先聖先儒

後人

寵被膠庠

恩流奕禩寰宇之內文明翔洽教化昌隆洵為萬世一時

臣以庸材猥膺

異數簡用督學江南自視事以來奉宣

聖化振飭文風報稱之思每懷靡及凡至按試地方展謁

學宮竊見各學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畫一退而考之

會典舊本定序亦多未安蓋緣前代議祀之時多草率而未加詳訂及至議定通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凡所未協之處前人亦多議及但因未遇其時未得條陳釐正千秋有待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觀

皇上重道之主又逢

勅修會典之日誠宜及今釐正 臣敢為

皇上脩陳之如先儒左邱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之列而位居西廡之三十則躡於東廡三十一位先賢



秦非之上矣公羊高伏勝亦以先儒而位居西廡之  
三十一三十二則躡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  
賢申根顏噲之上矣西廡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於東  
廡周儒穀梁赤之前西廡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修  
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  
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頤先於東廡程灝則以弟先  
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  
先宋元不第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宋之朱  
熹亦不宜先於東廡汴宋之司馬光即以一廡言之

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宜先於宋太宗時之胡瑗  
此其舛錯甚明象所共曉止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  
中間經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則黜顏何改曾點  
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冉申黨改蘧伯玉  
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  
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合  
叙兩廡東西通選而止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  
就便升躋以致西廡之儒躡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秦  
亂失次不惟列之學宮先儒之靈既有不安亦宜且

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寔非所以昭示大典也此外尚有宋儒羅從彥李侗者受學楊時承先啟後實為朱子之師明萬曆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既成後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宮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以議增在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朱熹之下且有列於明儒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為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廡第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兩廡對叙逐位遞選而於先儒左邱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依次

定位繕成圖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具題伏乞皇上敕部詳加議覆恭請

聖裁酌定通行直省學校校凡有從祀位次錯誤不符者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斯畫一而

大典萬代光昭矣

定孟廟從祀  
乾隆二十一年  
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為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事竊查

國家尊禮先賢先儒列之祀典所以昭崇德也鄒縣亞  
聖廟宋政和五年詔定配享從祀以樂正子配從祀  
東廡九人公孫丑浩不害陳臻屋廬連陳代公都子  
高子益成括子叔附祀唐儒韓愈西廡八人萬章孟  
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附祀宋儒孔  
道輔謹按季孫子叔之所以從祀本趙岐注以二人

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  
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為可受也今既經朱子註明引  
季孫論子叔疑之言則二子之祀似為無當又

孔子廟舊祀林放於前明嘉靖間以家語史記俱不載  
弟子列罷祀今按高子論詩孟子謂之曰固哉高叟  
其非弟子可知似亦應照林放之例罷祀至告子論  
性至為性惡之言益成括任齊孟子有未聞大道之  
語則均非孟門高弟矣再

文廟從祀神主自前明嘉靖年間議定去侯伯封爵先  
賢則書先賢某子先儒則書先儒某氏某至今相沿  
其制乃孟廟配享從祀各主尚俱存封號亦未協禮  
制臣愚見孟廟從祀似應罷去季孫子叔高子告子  
益成括東廡祀公孫丑以下五人移桃應次之韓愈  
附之西廡則祀萬章以下六人孔道輔附之配享者  
則書先賢樂正子從祀者則統書先儒某氏某於禮  
制似為妥協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勅下禮臣議覆施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國朝奏疏卷十五

蕭山 朱樞 雲木 編次

儀典

祠祀後

請復元儒吳澄從祀 文廟 甘汝來

議明臣劉宗周從祀 文廟 禮部

議明臣黃道周從祀 文廟 同前

議唐臣陸贄從祀 文廟 同前

請明儒孫奇逢從祀 文廟 王鼎



懇 賜明臣湯紹恩封祀

趙中喬

議加唐臣陳文玉封祀

禮部

請建蓋臣周中鉉祠祀

蔣攸銛

旌揚

請予元聖後裔五經博士

畢沅

請表漢唐五臣祠宇

準泰

請獎宋代名賢廬墓祠宇

李因培

請 賜明季建文諸臣謚典

于敏中

請褒錄明季殉節諸臣

魏裔介

請博訪明季殉節諸人事蹟

張若淮

議駁訪明季殉節事蹟

舒赫德

議明季殉節諸臣謚號

同前

請旌明季黔省遺忠

裴宗錫

請旌殉變諸臣

趙之鼎

請 頒節婦匾額字文

湖廣 巡撫

詞臣夫婦同登百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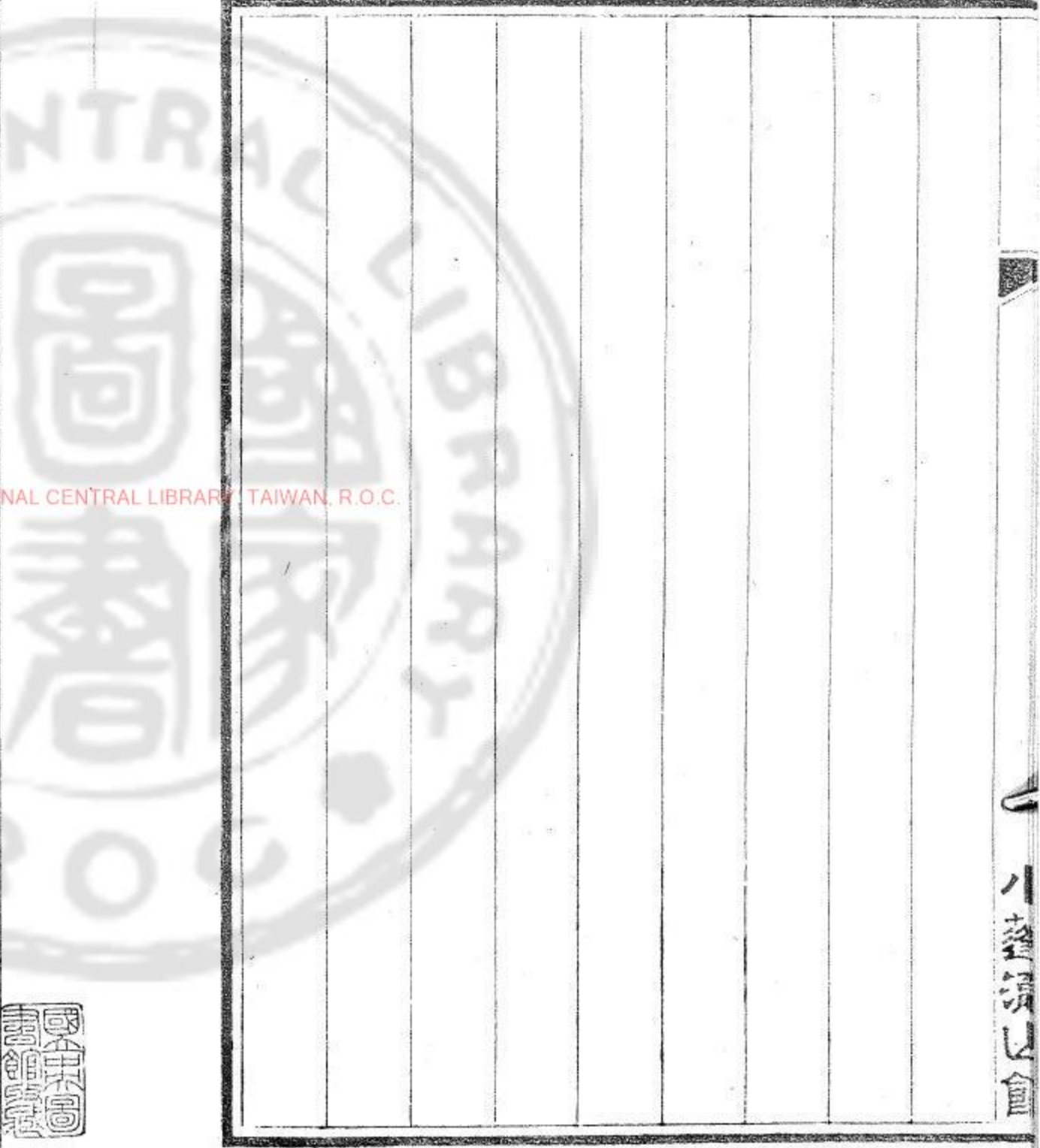
廣東 巡撫

庠生年登百齡親見七代

同前

六世同堂

朱珪



請復先儒吳澄從祀 乾隆二年

兵部尚書臣甘汝來謹

奏為請復先儒從祀以崇正學以裨

聖化事竊表章先賢乃盛世崇儒之曠舉釐正祀典尤聖

王議禮之鴻模 臣伏考元儒吳澄天資英異少時即

知用力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因而著書

立說師表當世其自勵則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克

已悔過矯輕警隋等銘其教學則有學統等篇又考

正孝經校定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戴記各有纂言





又校定皇極經世及老聃太元樂律等書皆所以啟  
大教之堂奧為後學之津梁者也至其德性純粹氣  
象春容言規行矩可法可傳施教成均則師道尊重  
進講經筵則誠意深摯昔人謂其進學之勇見道之  
真周程張朱莫或過之非虛言也明宣德時禮部尚  
書胡濙等僉議吳澄為元大儒有功名教詔准從祀  
殆將百年及嘉靖初輔臣張璁謬引謝鐸之議以澄  
生宋仕元遂黜其祀不知澄之在宋雖膺鄉薦未叨  
一命宋制鄉薦不第者仍充生員澄並未登第固依

然韋布耳及天下歸元已久率土皆臣矣君相數聘  
不已乃猶十名而不起甫進而旋退官止於師儒職  
專於文學出處之條際卓然君子璁反以是而貶之  
亦謬矣况元之大儒惟許衡與吳澄二人澄固宋之  
逸士衡亦金之遺老金之視元猶宋之視元也許衡  
仕元未有議之者獨苛於吳澄何耶非論之平也伏  
查雍正二年

世  
宗憲皇帝諭令廷臣釐正文廟祀典經九卿諸臣議准宜復  
祀者六人宜增祀者二十人考核精詳至公至當獨

吳澄一人未經議及似屬遺漏臣蒙

皇上天恩

俾亮

三禮館總裁伏見吳澄所著禮經諸書援

據精切義理融貫闡俗學之淺陋發前賢所未發寔

能羽翼經傳昭示來茲按祀法有功於聖賢者則祀

之今澄著述之功彰彰具在未便置之不論茲欣逢

我

皇上崇儒重道正禮明禋集道統之大成晰羣疑于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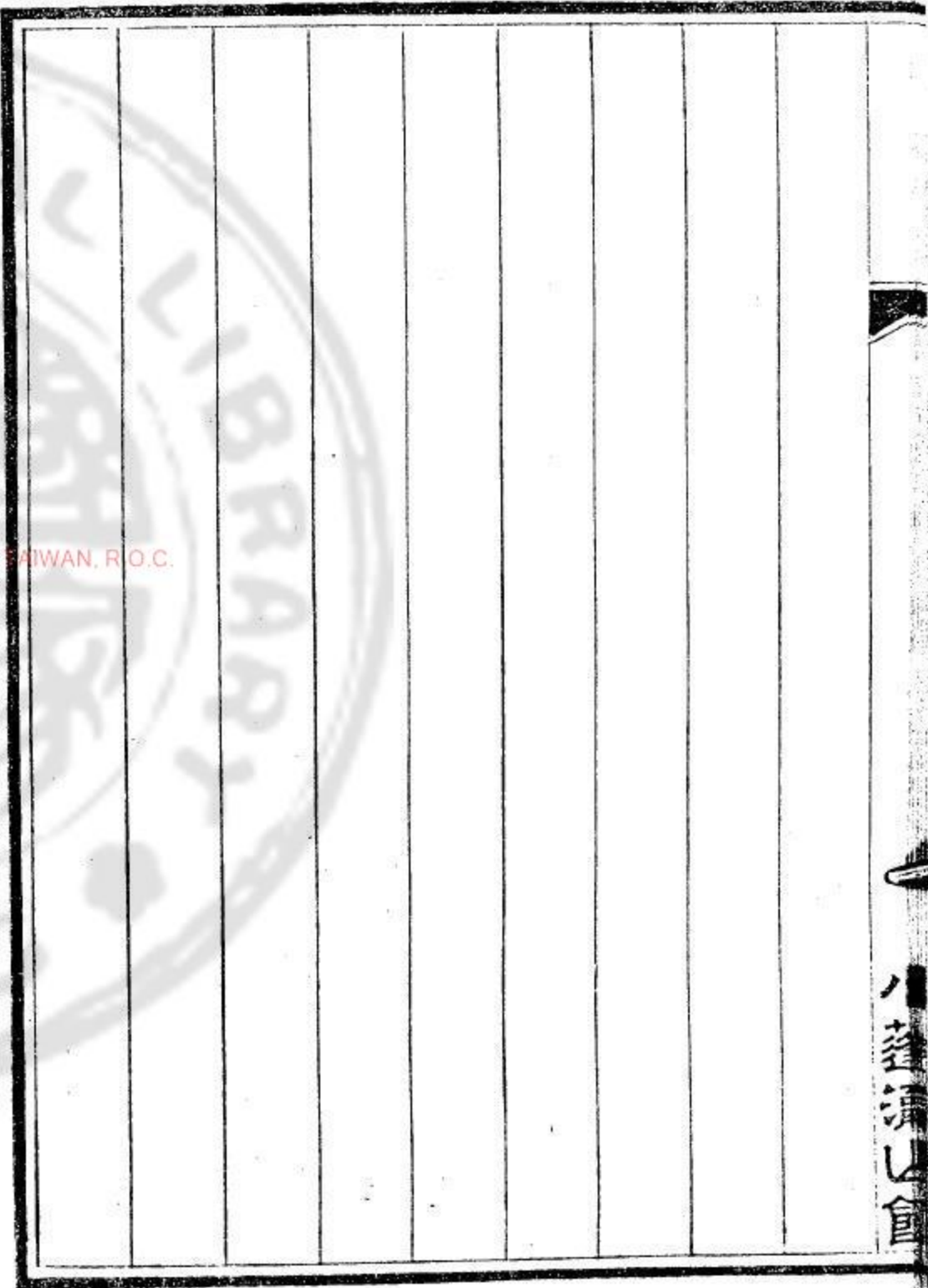
此時若不亟請復祀則澄之真儒實學終湮沒而不

彰矣合無仰請

勅下廷臣集議將吳澄仍准入祀廟廷不獨為先儒表揚

遺徽將使正學日隆人心胥勸風聲所樹洵足開萬

世太平之基矣



議請明臣劉宗周從祀 文廟 道光二年

禮部尚書臣某等跪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御史馬步蟾奏請理學儒臣從祀

文廟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劉宗周當明季時清標  
介節冠於同朝讜論忠言形于奏牘以及殉難捐軀  
致命遂志載在史傳者經我

朝乾隆四十一年

特賜專謚忠介已足闡揚忠蓋扶植綱常矣猶伏念劉宗周通籍四十餘年在朝服官之日少在野講學之日多浙東自王守仁講學陽明書院一傳為王幾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爽齡皆治良知之說未免禠於禪學爽齡尤變本加厲以果<sub>因</sub>為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與同志講肄其中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其學專以誠意為主而歸功於慎獨發<sub>明</sub>聖賢宗旨以配食

文廟兩廡等語臣等查康熙五十四年題准以宋儒范仲

淹學問精純經綸卓越從祀

聖廟列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俞

旨議定以縣尊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

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栢元趙復金履

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太學在東廡元儒趙復

之次等因各在案伏思先儒祔饗

廟廷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關術人心始能升諸從祀之列典最鉅也茲查明

史劉宗周列傳暨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原案宗周直籍隸山陰自壯登仕歷官至左都御史居官日少講學日多跡其生平事寔忠言謹論守正不阿屢遭削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成仁完名全節有明末葉稱為皦皦完人所學雖源本於王守仁而期於實踐論心以慎獨為宗而歸於誠敬所著書籍粹然一出於正洵能倡明正學遠契心傳應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西廡在明臣蔡清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實於人心學術有裨所有臣等核議由緣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謹

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議明臣黃道周從祀 文廟道光五年

禮部尚書臣某等跪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閩浙總督趙慎畛等奏請明臣黃道  
周從祀

文廟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據福建在籍紳士編修  
陳壽祺等呈稱明臣黃道周行完忠義孝學貫天人  
著述本于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其發明聖學衛道宗

經大旨與劉宗周相近今宗周既從祀

文廟道周宜併請從祀等因臣等查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足為萬世龜鑑

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

特錫賜專謚通忠端伏讀

高宗純皇帝聖諭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

議慷慨極言忠蓋溢于簡牘不愧一代完人欽此臣等竊

惟道周碩學清操孤忠亮節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  
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囊括大

典體用兼賅而最湛深於易經孝經雖在獄中猶草

易圖六十四象正手寫孝經百有二十本可謂篤於

信道熟於成仁其講學閩浙固非為明道翼經崇正

闡邪為己任榕壇問業一書考古證今探微抉粵與

發端以格物致知為第一要義蓋宗周以誠意為主

而歸功於慎獨能闡王守仁之緒言而救言其流弊

道周以致知為宗而止宿於至善確守朱熹之道脉

而獨遜宗傳

皇上昌明正學崇獎儒林道光二年

俞臺臣之請以劉宗周從祀

文廟列於西廡明臣蔡清之次伏以道周與宗周臨危授命大接師既相接躋正誼明道學術亦復比肩似宜附如紳士所請併列兩廡之祀以惟世教以勵貞修等語臣等查康熙五十四年題准以宋儒范仲淹學問精純經綸卓越從祀

聖廟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

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太學在東廡元儒趙復之次道光二年三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列明臣蔡清之次以本朝臣湯斌從祀東廡列明臣羅欽順之次各在案伏思先儒祔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關學術人心始能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茲查



明史黃道周列傳暨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原業道周籍隸漳浦歷官少詹事忠言讜論守正不阿中遭貶黜矢志不移卒能致命成仁完名全節明史傳贊稱其指陳深中時弊足為萬世龜鑑臣等復恭繹

高

宗純皇帝諭旨褒其立朝風節不愧一代完人

聖

訓昭垂誠為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講學浙閩以格致為宗而歸於至善與劉宗周之以誠意為宗而歸本於慎獨學術洵為相等雖其講易兼明象數亦猶邵子先

天之學可與程子易傳專言義理者並行寔與

聖經有裨足為後學師承是其亮節孤忠早樹楷模於史冊正誼明道復標圭臬於儒林應如該督等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東廡在明臣羅欽順之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所有

臣等核議緣由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謹

奏

議唐臣陸贄從祀 文廟 道光六年  
禮部尚書 臣 某等跪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傑奏請以唐  
臣陸贄從祀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欵此查原奏內稱

孔庭從祀典禮攸崇前代名臣不必盡升兩廡若其事功

彪炳而又言醇學粹遠契心傳者祀典既闕於列朝  
盛舉宜行於

聖代臣伏見唐臣陸贄貞元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其論  
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於丹書青史宋儒楊時謂贄  
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為論天下事法  
陸九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陸贄就仁義上說  
事是以贄之奏議有稱為仁義百篇唐孟子者是學  
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贄自  
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固已印合道真踐  
履無愧矣伏見我

皇上廣運并包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千載一時之盛遇  
而贄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與典  
謨接軫厥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贄奏疏三  
十九篇之多蘓軾等又請校正贄奏議進讀以為三  
代以後一人而已是當時後世於贄脩極推崇而從  
祀闕如應請

勅下禮臣詳悉核議等語臣等查康熙五十四年題准以  
宋儒范仲淹從祀

聖廟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旨

議定以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  
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  
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八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太學在東廡元儒趙  
復之次道光二年三年五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以

本朝湯斌從祀東廡明臣黃道周從祀東廡本年復遵  
旨議奏以明臣呂坤從祀西廡各在案伏思先儒祔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裨學術人心始堪升諸從祀之例典至鉅也茲查

唐書本傳陸贄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  
授鄭縣尉以書判拔萃轉渭南簿累官翰林學士兵  
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平章事旋罷政事貶忠州別駕  
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權德基序其集謂贄從德宗  
幸奉天時書詔旁午灑翰即成無不曲盡事情中于  
機會詔下武夫悍卒皆揮涕激發贄自年少時蒙知  
遇不可與衆浮沉軍國利害鉅細必陳在相位推賢

讓能舉直錯枉道與伊傅爭衡文與典謨接軫等語  
至我

朝

御選古文淵鑑稱其燭理於微論事舉要深識遠慮忠悃  
之情溢于楮墨

欽

定提要稱其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足  
為萬世龜鑑是贊之有功正學不媿醇儒似無遺義  
惟恭查雍正二年禮部等衙門遵

旨

議奏從祀諸儒欽奉

世

宗憲皇帝諭旨先儒從祀

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爾等所議從  
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醇純儒鄭衆盧  
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  
通似乎有間至如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  
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章羽翼乎  
其他諸儒是否允協務期至當不易等因欽此嗣經各衙  
門再議贄與琦俱未獲從祀臣等伏思漢唐以來賢  
臣甚衆而贄與琦獨厯

聖念稱為千古名臣是贊學術精粹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特以事闡鉅典是以復加咨訪臣等竊考贊當日近叅帷幄遭時多故機務填委日夕不遑貶後又以避謗不復著述故其生平制詔章疏而外別無明道詰經之書然觀其奏議諸篇請罷兵則述論語修文德之語諫聚財則引大學戒悖入之言闡周易否泰損益之象發詩書補闕改過之旨以及履信思順舍己從人等語皆本於孔孟而敬小儲以成大儲一言本義引之以釋渙之九五此外凡所敷納無非

根據經術發為昌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為遠契心傳直窺奧窔再查現在從祀先儒如諸葛亮范仲淹司馬光等均無講學之名亦無釋經之作祇以學行精純俱得列于兩廡今贊文章道德寔無規於諸人綜厥生平正以守己忠以事君綜天德王道之全無術數權謀之雜行之當世有寔效傳之後代無間言使與七十子並世當在德行政事之科擬諸三代下賢臣寔超蕭曹杜房而上應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祀

文廟東廡在隋臣王通之次庶明體達用之儒過雖訟於  
當時道大光於

聖世且俾海內士子咸知砥礪廉隅而懷忠蓋勉勤德業  
而勵修能於學術人心不無裨益所有臣等擬議緣  
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明儒孫奇逢從祀 文廟 道光八年

禮部尚書 臣 王鼎等跪

奏為遵

旨議

奏仰祈

聖鑒事內閣抄出御史張志廉

奏請以孫奇逢從祀

文廟一摺奉

上諭著禮部議奏欽此查原

奏內稱伏見

本朝一統志內所載列儒林傳之孫竒逢直隸容城縣舉人早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為根基以存誠慎獨為持要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薦容城縣孫竒逢以病辭避兼山堂讀易其中遠邇求學者衆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所著讀易大旨四書近指皆經採入

欽定四庫全書中其生平之學有裨有用湯斌常稱其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其有功於斯

世者大又稱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蓋斌親受業於其門故其知之為最真而服之為獨至今得遭逢

聖世列祀東廡而竒逢為斌淵源所自出且其行誼不愧古人造詣精純倡明正學似宜從祀

文廟以彰寔學而闡幽光等情臣等查康熙五十五年以范仲淹學問精純經綸卓越入祀

聖廟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宣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



宋尹惇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  
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祀太學道光二年三年五年  
六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以

本朝湯斌從祀東廡明臣黃道周從祀東廡明臣呂坤  
從祀西廡唐臣陸贄從祀東廡各在案切思先儒附  
享

廟庭所以表彰學術必其人踐修實行羽翼

聖德造詣有得於性天之學寔足明夫道德維持名教方  
能升附學宮以昭崇報茲查孫奇逢容城縣人前明  
萬歷庚子舉人力行孝弟志在聖賢早年尚氣節天  
啟中逆阉魏忠賢專擅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繼  
下獄奇逢獨能督師孫成宗論救其見義勇為之概  
絕無計較利害之言

國朝定鼎後避兼山堂讀易其中倡明道術啟通後學  
海內之士聞風興起有功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湯

斌受業其本心悅其學以慎獨為本以誠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以孝弟為盡性之基以忠恕為達化之門蓋斌之學寔得其傳故言之最為親切著有讀易大指五經四書近指五十卷中州人物考八卷俱採入四庫全書其尚書近指六卷亦存其目此外補理學宗傳二十六卷湯斌稱其明天人之理嚴儒墨之辨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之要典其他著作如聖學錄歲寒居文集四禮酌諸書具見湯斌集中謹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內稱竒逢發明義理切近人事平生之學在乎實用故所言皆關法戒有足取焉四書近指於四子之書掣其領要統論大指間取先儒之說以証異同明示聖人之訓無非是學其論最確然指意不無偶偏如論道千乘之國及太學經傳教節未免高明之病而中州人物考意在黜華藻勵寔行恕於常人而責備賢者頗為不苟惟張玉傳謂為繆紘等語臣等伏考諸經子註經後人不無議論溫公作鑑紫陽亦有辨正而要不一語之偶偏掩其全體

之寔學竒逢學術中正醇篤不愧先儒綜其生平而  
倫常日用上契乎天以慎獨存誠闡明夫道德學無  
門戶兼傳朱陸之宗道有淵源足述濂洛之咏應如  
該御史張志廉所

奏准其從祀

文廟西廡在明臣呂坤之次以崇寔行而闡真修為此合  
詞具

奏伏乞

聖鑒施行

懇 賜明臣湯紹恩封祀 康熙四十一年

浙江巡撫臣趙申喬謹

題為遵

旨詳議懇

賜褒封事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接內閣移咨內閣  
禮部覆原任浙江巡撫張志棟疏議將明季紹興府  
知府湯紹恩褒封之處無庸議其致祭之處准行於  
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等折本  
啟奏奉

旨湯紹恩應否給封致祭之處著問新任巡撫趙申喬

令其詳議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仰見我

皇上以利濟民生為念以崇報功德為心又不以臣為愚

陋而下問焉臣敢不詳加酌議而以上副

聖天子憐憫閭察至意查湯紹恩自明嘉靖間來守紹興

因地多水患特以三江海口築塘四百餘丈建閘二

十八洞啟閉以時旱潦無害民感其惠立祠尸祝迨

我

朝定鼎以來洩水驅沙靈異尤著其事蹟已悉前撫臣

張志棟疏中不敢贅叙以瀆

宸聽臣再考之誌書訪之輿論竊謂紹恩遺愛至今田廬

田得免漂沒盡力農桑其利在民沙瘠盡為膏腴增

益課賦其功在

國紹郡每當水泛沙淤官民赴祠祈禱立時水退水流

其効靈不獨在明季而且在

本朝禦災捍患利賴寔多若非仰荷

聖恩未足俯酬嘉績以故聞

命之日士民環庭呼籲情詞懇切倘蒙

皇上鑒採興忱

敕賜褒封祀典則傳之史冊千秋萬世永戴

天施既以慰前代之勞臣而亦使屬在臣工咸知殫力為  
民興利除害雖經身後尚沐

殊榮其有裨於吏治民生更非淺鮮也臣謹遵

旨詳議具

題

議加唐臣陳文玉封祀 乾隆十九年

禮部尚書 臣某等跪

奏為遵

旨議奏事該 臣等議得祭法有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雍正二年少詹事錢以墜奏請

江海之神請

恩褒封爵秩一疏 臣部以沿海地方廟祀諸神果有捍禦

保障之功應請封爵者令各省督撫彙題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通行在案茲據兩廣總督班 奏稱唐合州

刺史陳文玉勦平獯獠建築州城民被其德歿後遇  
地方旱潦疾疫有求必應

本朝屢著捍禦之功士民激切籲請等情應如所請  
敕加封號以

示褒崇惟是古者天神地祇人鬼列為三禮截然不紊  
呂刑所謂絕地天通是也風雲雷雨號稱天神載在  
祀典陳文玉既生有朝代事可稽考應享人鬼之祭  
不宜冒雷祖之名此出土俗之沿訛未可乖諸典禮  
請交內閣別擬封號字樣

進呈恭候

欽定既足以昭假神明亦可令民聽之不惑至春秋祭祀  
該督既稱廟內現有祀產毋庸動支公項屆期令附  
廓之海康縣知縣致祭等語亦應如所奏辦理俟

命下之日臣部行文該督一併遵照可也臣等未敢擅便  
謹

題

請建蓋臣周中鉉祠祀道光七年

兩江總督臣蔣攸銛等跪

奏為吳淞江岸請建前任勤事知府周中鉉專詞恭摺

聞仰祈

聖鑒事據蘓州藩司梁章鉅護理蘓松太道陳鑾詳稱道  
光七年挑濬吳淞江欽奉

諭旨

先行于九月下旬興工辦理先在上海縣曹家渡地方建

立欄潮大堤一道為通工銓束該處逼近海口潮水奔騰兩岸皆沙土鬆浮遠值連日東風大作潮勢洶湧非常遂致旋築旋圮該司道等親往督辦日擊風猛雨淋挾潮而進壩底刷深至三文餘尺勢甚危急人力難施詢之土人僉稱江岸有周太僕寺祠風著靈應該司道等親往虔禱並於壩頭設祭陳以牲醴頃刻之間又轉西風大潮頓落即夕堵築合隴本年二月通工挑竣臣陶澍親往開堤赴祠祝告西風復作海潮消退清水建瓴而下內外刮刷全深一通律

暢自始至終險工護佑查周太僕名中鎡浙江山陰人也雍正年間任松江府時挑濬吳淞

世宗憲皇帝

特命副都御史陳世倌會同總督范時繹巡撫陳時夏督辦

中鎡承築大壩因潮水洶洋屢築屢潰不能合隴中鎡親率河標把總陳章乘舟冲流督夫下埽風急水溜陳章請移舟山岸中鎡不可遂與陳章俱歿於水而壩亦旋合時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也當經

欽差大臣陳世倌等具



奏以

欽奉

上聞

諭周中鉉平日居官甚優今被溺歿命更可惋惜又巡撫陳時夏摺內欽奉

殊

批周中鉉等可謂因公盡命寔可惋惜覽至此朕幾乎淚落等因旋奉

旨

議卹

太僕寺卿

予

以祭奠乾隆二十六年經巡撫陳宏謀恭

疏具

題入祀名宦事載

宗憲皇帝

批

旨及雍正六年

上諭

諭並松江府志等書該士民追思舊澤私建小祠於吳淞

江畔歲時報享祈禱皆應今挑濬吳淞復著靈異僉

請建立專祠春秋致祭臣等伏思東南財賦莫重於

蘓松而年穀順成必資水利吳淞江為衆流入海之

要津寔東南水利之關鍵也茲蒙

皇上軫念民生

特命動款興挑從此水澤常通永資利賴惟瀕海施工極為艱險乃當堵築大堤於甚危急之際化險為平工竣啟壩復俾潮回清徑暢刷深通是中鎡為

國宣勞精神誠不泯生前既因築壩死事歿後復以捍潮効靈功在吳淞洵為昭著記載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周中鎡雖經入祀名宦而未克設立專祠合無仰懇

天恩

准予吳淞江岸建立專祠列入春秋祀典俾順輿情謹繕

摺具

奏伏祈

訓示謹

奏

旌揚

請予元聖後裔五經博士 畢沅

請表漢唐五臣祠宇 準泰

請獎宋代名賢廬墓祠宇 李因培

請 賜明季建文諸臣謚典 于敏中

請褒錄明季殉節諸臣 魏裔介

請博訪明季殉節諸人事蹟 張若淮

議駁訪明季殉節事蹟 舒赫德

議明季殉節諸臣謚號 同前

請旌明季黔省遺忠

斐宗錫

請旌殉變諸臣

趙之鼎

請 頒節婦匾額字文

湖南 巡撫

詞臣夫婦同登百歲

廣東 巡撫

庠生年登百歲親見七代

同前

六世同堂

朱珪

請予元聖後裔五經博士疏 乾隆四十三年

陝西巡撫臣畢沅跪

奏為仰懇

聖主加恩

元聖後裔以光

盛典事恭照

元聖周公墓今在陝西咸陽縣北章源之上

文王陵東臣嘗因公務經行躬親展謁飭屬清釐封域

禁止樵採並為查詢宗譜咨訪後裔現有姬姓奉祀

生一人守墓兼奉

文武成康四王陵祀臣謹按周公世子伯禽就封於魯世為魯公其在成周者代為王卿士食采於畿內經周之世不絕後亡於秦至漢元鼎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嗣後或爵為侯或爵為公世傳不替唐初詔立周公廟於國學仍博採其後加以爵秩歷代追崇之典載在史冊自元以後封爵既廢而不舉其子孫漸至式微臣伏考周公與孔子並稱先聖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漢儒以為若孔子周公

是也東漢永平二年詔郡縣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唐武德七年詔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之貞觀二年改定孔子為先聖永徽元年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迨顯慶二年議別祀周公於是學校始專祀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謚周公為文憲王孔子為文宣王亦與孔子同其褒贈伏思列聖相傳之道統自周公承之官禮制作開帝王太平之基爰象演辭闡義聖精微之蘊所謂功在生民澤及萬世者也

聖朝右文重道加意表章若

先師孔子大宗小宗以及四配十哲闕閩濂洛諸儒後裔皆有世襲之職至伯禽少子食采于東野者為東野氏已於康熙年間仰邀

聖

祖仁皇帝加恩賜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今咸陽為

元聖祠墓所在宗枝單弱雖有奉祀生之名寔與齊民無異我

皇上綏猷典學懋膺道統於前聖之典靡不昭越前古垂型百代臣奉職西秦仰止碩膚之德業目覩聖裔之

式微似留此闕遺以待

聖明之褒顯不揣冒昧恭懇

皇上加恩准將咸陽奉祀姬姓派子孫照曲阜東野氏之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予以世襲俾永承

元聖周公及

文武成康四王之陵祀則

熙朝崇道之盛典與日月共炳輝光

聖主延賞之

隆恩借覆載同其高厚也

請表漢唐五臣祠宇 乾隆十六年

山東巡撫臣準奏謹

奏為請表前代五臣之忠孝亮節懇

賜奎翰以垂不朽事竊查山東之沂州府舊為瑯琊郡地

嗣號臨川沂

國朝因之曰沂州尋陞為郡考之通志該地為漢臣諸

葛亮及晉臣王祥王覽唐臣顏杲卿顏真卿之所居

止是以城內舊有景賢祠為合祀亮與祥覽及顏杲

卿真卿等五臣之所及忠孝祠專祀亮祥與內今者

各祠宇雖皆年久埋圯而志乘載之里民思之並有  
諸葛城考感河諸遺跡存焉此五臣者如諸葛亮之  
鞠躬盡瘁殫忠漢室偉業豐功史冊炳然至如玉祥  
之純孝格天王覽之友于感母洵皆至性出於醇篤  
非僅為一代名臣已也若夫顏杲卿顏真卿之節烈  
萃於一門孤忠標于千古尤為正氣凜然是亮等不  
特學術事功彪炳載藉且其忠孝友悌寔為千古  
倫坊表今事遠年湮各蹟雖沈榛莽然里民之懷想  
芳徽猶昭昭可考茲當我

皇上翠華巡狩聿修

慶典可否仰懇

天恩將此五臣或

賜扁額或

賜詩章一經

聖主褒嘉則五臣之忠孝亮節既得上隨

奎藻天章永垂不朽而

聖主表忠教孝之化益覺光昭萬禩矣



請獎宋代名賢盧墓祠宇乾隆三十年  
倉場侍郎留江蘇學政任臣李因培謹

奏恭逢

聖駕時巡江浙問俗省風

清蹕所經凡前代名賢遺跡既已並荷

褒揚今

鑾輅在吳臣謹博採舊聞核其有闕名教者三事伏祈

聖明俯賜採擇加以崇獎不特名賢祠墓千古增輝實於

風俗人心不無裨益臣謹條具如左

一宋臣朱長文樂園書院請

賜額題

右臣伏見宋祕書省正字吳縣朱長文博文強識篤學力行少擢乙科恬于取進築室樂園著書其中晚起本州教授遷大學博士教人先經術後詞章與孫復胡援後先相望生平著述有功羣經今雖不盡傳而名目俱在宋史其遺書四種子孫鈔版流布學術深粹已見一斑其樂園舊居在宋已賜額歷為名蹟皇工臨馭之初並蒙給帑修葺其地近在城內

鑿輅所經仰祈載錫

宸章俾先儒邀一命之榮曠世慶千秋之遇臣謹將長文

遺書進

御並參考宋帝表及宋史郡志採掇事蹟另繕清單恭呈  
睿鑒

一宋臣韓世忠靈巖墓道請

旨量加修治

右臣伏見宋太師<sup>斬</sup>國忠武王韓世忠墓在靈巖山  
琴臺西麓高丈餘左約半里有宋孝宗所立中興佐

命定國元勳之碑趙雄為文周必大書當紹興勅葬之初即於墓所立廟後廢明宏治十一年知府曹鳳復立尋又廢嘉靖二年知府胡瓚宗以世忠舊宅在郡城內南禪寺左仍就立廟焉今墓南直下平地五六畝瓦礫散布蓋曹鳳立廟遺址張習碑記斷臥荆榛而城中之廟在滄浪亭畔乾隆十六年蒙

聖恩頒賜匾額世忠祠廟輝光惟邱壘尚虞薪採仰祈皇上勅下所司量加修護俾忠義之氣與山川相映發焉一宋臣文天祥蘇郡專祠請

### 賜額題

右臣伏見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以德祐元年兼知平江府事是時元勢荒張天祥拊循百姓選將練兵期為臨安作屏蔽會獨松關告警朝議撤天祥入衛遂率兵亟行去數日而城守王邦傑以城降吳人既重天祥忠義又以天祥不去平江必可守守平江而以號召常潤諸州臨安事尚可為遂建祠祀天祥明正德十年巡按謝琛請於朝賜額忠烈初在吳縣永豐倉北嘉靖二十年巡按饒天民改建令所

本朝雍正七年乾隆二年先後給帑修葺天祥子孫家  
吳者世董祠事康熙年間撫臣湯斌以明翰林待詔  
徵明大學士震孟祔祠在乘鯉坊正一圖亦祈

欽賜

御書俾精忠大節益光天壤

請 賜明季建文諸臣謚典 乾隆十一年

提督浙江學政臣于敏中謹

奏為請

錫謚典以表忠烈事竊惟人臣之大節無過致身

盛明之殊恩莫如追卹蓋易名之典所以顯微闡幽表揚

忠烈上追百世而下垂萬世者也矧其勁節凜於風

霜鴻名光於日月慷慨從容同時並著孤忠潛德累

世弗彰久在

聖明洞鑒中如明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練子寧鐵鉉諸

人乎明建文帝之事人情共憤直筆無聞欣逢我  
皇上御極之初

特詔廷臣集議復其建文四年之年號錫以恭閱惠皇帝  
之隆稱古聖王興滅繼絕之典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至其一時死事諸臣如泰等雖削藩之議起于鼂錯  
要不可謂非孝景忠臣乃惠帝未獲劉氏一日之安  
而諸臣且倍鼂氏非常之慘若孝孺子寧等或謀參  
幃幄或功在疆場總皆被禍五刑且誅沉十族稽之  
史冊殆於未聞臣今年歲試台州道經寧海縣孝孺

故里入祠展拜見其木主皆無謚號及恭閱新修明  
史列傳第二十九卷至三十一卷齊泰以下同時事  
死事者共載有三卷皆謚法缺如竊思齊泰諸臣之  
節炳於天壤乃並受闔閭門之禍未逸兩字之榮豈  
非惠帝君臣久屈於明朝一代忌諱之私而待伸於  
我

皇上千秋藻鑑之神乎可否恭請

聖明特頒諭旨

勅下廷臣照明史所錄齊泰以下三卷死事之人按其行

事考其本末擇其尤烈者酌加贈謚則當年之孤忠  
以卹

聖世之盛典以光不惟顯微闡幽遠通澤及枯骨之仁而  
于綱常風化亦萬世有裨也

請褒錄明季殉節諸臣

順治十一年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奏為褒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

聖聽伏乞

勅部採訪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際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  
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裾而酬解推之遇焚身  
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于歲晚成仁  
取義樹砥柱于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

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先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  
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  
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  
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  
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  
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  
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  
秋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  
於綿竹力疾苦戰若卞壺之死清溪然亦有伏節殉

君橫尸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  
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

上  
帝所矜憫

聖明所嘉嘆者也伏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施設皆足駕軼前代為憲  
後昆而昨奉

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明之生氣尤為化導之先  
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  
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寺卿

則有大學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大僕寺丞申佳胤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勲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

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倘體訪既明即行題請

宣付史館浩氣常存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薦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

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請博訪明季殉節諸人事蹟 乾隆四十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張若淮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本年十一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命查前明殉節之人有官者分別議謚下及諸生 韋布不<sup>知</sup>姓名之流並令俎豆斯鄉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與天同量千古帝王之所未及臣歷攷史冊褒忠獎節常有此舉然或因效忠於當代或因請 辨於易名至於

興朝誕膺

天命統一寰區若而人者於摧殘盡剝之餘自矢孤忠始終不貳律以開創之典皆序予抗拒之誅乃

皇上念其忠於所事飭議表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皇上頒諭旨而仁人志士伸先後同揆皆闕古今之綱常名教臣忝為四庫館總裁又忝居綱常之職竊聞定稿衙門以明史及各省通志為斷其說是矣而明史通志固

本朝修纂之書也崇正年間抗志于流賊者或載及之若犯我顏行方且指為不順其熟孰敢大書特書以誌不朽然則欲專求之于明史通志除峻秩顯官有關大局者之外其餘人等臣疑其不能多觀也臣在翰林院與同館諸臣上下共論或謂旁求博採必有冒濫夫冒濫之弊與他事容不免焉今

皇上所重者盡節之士耳或蹈鋒刃或引決遂志其與伏戶牖而終者迥然不同矣以戶牖而終之人而冒濫加以忠臣義士之目誰傳之而誰信之或謂一時記

載不過譽美之詞不足為據所謂譽美者富貴人之  
行狀耳若夫遭逢明末自外於

天朝授命捐軀在本人固甘心泯沒即其子孫方泣心未  
敢明白宣言執筆者又熟孰肯冒濫以貢譽乎且又焉  
知有今日之

聖主而預為之地也南宗社移臣民殉難者賴有遺世傳  
聞則私載即成正史潛德幽光更微懿好一時記載  
未必一無可據者或謂流賊所殺多矣可盡載乎夫  
流賊之殺者求生而不得生者也改王改制仍殞身

為主者是仁求仁而得仁者也不得援之以為比或  
謂恐人數太多夫我

皇上廓然至介公高明博厚計及諸生韋布及不識姓名之  
流

聖心豈靳其多祝福唐桂末祚苟延不過一二年當時懷  
忠義士僅在尺土邊隅求索正恐寥々不必以為多為  
慮凡此皆臣愚昧之見前雖面瀆

宸聰畧而不詳臣伏念我

皇上煌煌大語與孔子之作春秋無異春秋紀二百四十

年之事大抵採之列國必非成于旦夕臣請先就明史查攷編次進

呈並請行文直省各督撫再加採訪務期確實不爽文獻可憑錄其姓名行迹限以半年之內陸續具

奏臣等詳加考核取其信而其微者編纂成書恭候欽定頒之薄海傳之萬世將與麟經永遠並垂宇宙臣不勝冒昧惶悚之至

議駁訪明季殉節事蹟乾隆四十一年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一併議奏事左都御史張若淮奏請交直省督撫採訪

季殉節事蹟一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旨此摺着大學士九卿等一併議奏欽此據稱竊聞定稿衙門以明史及各省通志為斷其說是矣然明史通志固

本朝修纂之書抗志流賊者或載及之若犯我顏行方

且指為不順熟敢大書特書以誌不朽然則欲專求  
之於明史通志除峻秩顯官有關大局者之外其餘  
人等臣疑其不能多覩請先就明史通志查考編次  
進

呈並請行文直省各督撫細加採訪務期確實不爽文  
獻可憑錄其姓名行蹟限以半年之內陸續具

奏臣等詳加考核取其信而有徵者編纂成書等語臣  
等伏查明季殉節諸臣蒙我

皇上錫謚褒忠臣等承

命集議謹遵原奉

諭旨就明史及輯覽所載詳加摘錄又思歷經官修之

大清一統志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義例較寬所收均  
為詳信亦應酌加參考用廣蒐羅至一切野乘裨官  
誠以其傳術述多訛未敢概為援引今該左都御史  
張若淮以明史通志所載無多請行文各督撫再加  
採訪固亦推廣

聖仁闡幽微顯之意但臣等恭繹

欽定明史一書原係仰稟

睿裁筆削公正凡與

本朝交涉事蹟莫不詳確記載毫無忌諱故上自遼東  
死事諸人下及福唐桂諸王臣子之阻兵抗命者悉  
皆編入列傳大書特書不特顯秩崇班各詳本末即  
至子<sup>孫</sup>章布亦一一附著其姓名方策具傳無難考  
見臣等現在核辦各項本於明史者寔十之七八並  
未有如該左都御史所云不能多覩以致埋沒堪虞  
之處至如文集說部等類原非謂其一無<sup>可</sup>據然如  
李國楨悞國辱身而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乃謂其激

烈殉<sup>節</sup>足見野史之冒濫難憑又如吳繼善降賊被  
殺而吳偉業作傳乃稱其大誓捐軀更見私集之阿  
諛難據是以從前修史時間加刊削寔有不得不從  
嚴慎者今<sup>臣</sup>等辦理謚典擬於明史以外並及志書  
哀輯已廣故專謚通謚至有一千五六百人  
聖澤咸施極為周溥若因其間尚有遺軼復令督撫博採  
增加則自今上距

國朝定鼎百有餘年正史既不載其名故老又無從詢  
問文獻並不足徵而僅據其子孫呈報之詞又將何

所考核以辨其誣信轉恐真偽混淆母裨彰聞况天下之忠義一也我

皇上褒崇節烈獎錚卹遺芳原主於扶植綱常垂教萬世此不獨身被易名之典者共蒙優渥

殊恩即或尚有傳聞缺畧間有未發之幽潛應亦無不正氣咸伸漏泉同感又何必勒限行查徒滋紛擾應將該左都御史所奏之處毋庸議除謚典各條款已另行詳議具奏外臣等謹遵

旨將此摺一併會議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聖鑒

議明季殉節諸臣謚號 乾隆四十一年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集議具奏事 臣等恭奉

諭旨飭查明季殉節諸臣予以謚號仰見我

皇上聖仁公溥覃被無私表微闡幽至為賅備伏考戴記

謚以尊名節以壹惠鄭氏註言謚者行之迹謂使聲

譽可得而尊信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謚也惟是歷代

易名祇為飾終常制而勝國遺忠並膺茂典者實曠



世

古所未有謹按順治九年

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節之臣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劉文炳鞏永固衛時春張慶臻錫謚有差乾隆四年

皇上允廷臣所請於明臣趙謨復予旌謚大義嘉名後先昭揭茲者特奉

恩綸詳議追獎不惟闕獻蔓延時窮節見俾從甄錄即我朝天戈迅掃抗顏拒命者亦令一例褒揚而明初靖難之變蓋臣烈士甘就誅夷雖閱年逾遠并不使終於湮

晦此誠

聖主大公至聖正之盛心也臣等伏讀

欽定明史諸卷或專傳特書或因文附見義法精嚴顯微共貫

皇上申命儒臣增修輯覽於福唐桂三王事蹟詮次釐訂褒誅筆削仰承

睿裁蓋自神宗以後諸臣劾節始末具載二書者臣等祇遵

訓示分晰考稽而以

大清一統志與直省通志互校亦可參異同而核詳畧  
至建文諸臣遺聞軼事附會不經若表忠致身等錄  
皆無足徵據而一以正史為斷其中區別流品斟酌  
典章謹擬數條臚列如左

一明代殉節諸臣所處時地不同其素行亦各不一按  
大戴禮白虎經通論謚大名小名並著其文應請做其  
意而變通之定為專謚通謚之法其有生平大節卓  
然可稱而又艱貞自靖百折不回者自宜特予褒崇  
按名定謚若平時無甚表見而慷慨致命志節皎然

則彙入通謚之列其較著者為忠烈忠節次則為烈  
愍節愍期於考行稱名各有攸當

一明季應謚諸臣其在天啟崇禎間已經議卹者均毋  
庸再給至福王時雖間有贈謚而荒殘擾攘之際偏  
私挂漏指不勝屈其出於唐桂二王者則臧否益淆  
規制彌漏應請自福王以後得謚者並按其應謚之  
寔綜核更正俾共知

盛世兩字公評寔為千載定論

一明代諸臣既邀

賜謚宜有附祠以彰華表之褒第已事遠年湮即欲表墓  
旌閭亦難查考而異代之臣更不便照現行事例因  
謚立碑查直省府州縣各有忠義相應于諸臣原籍  
令有司設碑牌入祀其或里居失傳者則於受命之所  
附祠並請

勅下翰林院撰擬專謚及通謚文各一篇交禮部刊發直  
省令所在按式成造木榜填書某官姓名謚字附載  
事實于後懸諸祠內以昭令典其有後裔尚存願於  
祠墓自行鑄立碑石者聽至史冊所稱闔門遇難者

不一而足似應入祀節孝祠以示褒揚其有姓氏可  
稽者詳書於碑否則止書某某妻妾女媳同時殉難  
若干口用昭核定

一諸生韋布未通仕籍甚且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  
遂志成仁所在多有議謚自難槩及應請於謚之所  
不及者均令其入祀忠義祠則草野幽貞亦不至淪  
於泯沒其有妻女等從殉者並如前例

一明臣如楊所修王大年李應薦張捷楊維垣輩雖臨  
危不屈而名譽闕黨其素行已屬有虧自不便令其

濫邀謚典其因馬士英而驟遷如楊文驄者抗節亦有可矜進身究為可議若方岳貢邱瑜之殉難見於一統志以正史例之則殊有遺憾而一時勲戚之臣明史謂大半以兵死者原不在盡節之數又如張鶴鳴之信王化貞排熊廷弼與蘇觀生之擁立朱聿鐸構難桂王皆債事可誅隕身莫贖而馬吉祥蒲縷則表裏為奸其入緬偕亡益無足道且有於甲申謁賊苟免其後乃堅拒我大兵如傅鼎銓張家玉衛允文吳爾璫者均屏而不錄

至若棲璉草詔而後自經梅殷入朝而後被害亦不得比於完節以見

聖朝權衡予奪表鏡昭然

一明史久經

欽定頒行所有親議謚法難於各傳添載臣等酌議請照明史格式另編一摺冊以原奉

諭旨錄於篇首次載諸臣議疏次及所擬專謚通謚清單一體成書與明史相附而行俾讀史者有所可稽核以昭傳信

請旌明季黔省遺忠 乾隆四十一年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恭讀

聖諭蒐訪遺忠請

賜旌揚以光

盛典事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欽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有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  
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

世

正二十人

特 恩賜謚仰見

度如天軫卹遺忠寔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遍為蒐訪故得逸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譽譽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戮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

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存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憫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如若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或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概及亦當令其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

太祖

太祖

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制書事一篇用揚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祖

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多獮難然迹其冒摘櫻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廷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

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朕惟以大公正至正為權衡凡明季盡節之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獎寔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縉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極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表鏡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

世

示彰瘕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  
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  
之欽此臣恭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獎善勸忠扶綱植紀擴

天

地無私之量昭千秋懿好之公

曠典

殊恩寔屬從來未有伏查故明末祚隨桂王由榔殉節黔  
滇並拒賊効命諸臣凡事具明史者應聽廷臣集議外

臣就黔省蒐輯舊聞當我

朝順治初年

王師下蜀未入貴州時遭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等肆  
行焚掠荼毒最甚而定番州一城被屠尤慘官紳士  
民之死事尤烈今於舊志檢得王睿紀事一編載知  
州陳新第倡率守禦遠按察使張耀參議曾益都司  
陳瑞徵抵州募兵為恢復省城計協力金謀奮勇殺  
賊力盡同殉其事頗詳同時死難著有姓名者職官  
則守備陶世顯學政尹大任訓導導徐鑣吏目安紹



祖周齡亦司獄陳玉環把總許華宇土官則龍在田  
龍起潛龍飛雲程民悅韋帝臣韋之福紳士則顧人  
龍并子大元尹思民黎維垣胡允中艾養中毛琛饒  
謨蒙九錫王道中顧從龍黃文芳李一龍李二龍夏  
朝卿毛一練尹湯溥尹湯卿尹湯賓熊化楊東明唐  
璉賈翰張新建王仰王基昌周卜年熊鍾隨謝賜璠  
黎應陽黎應辰江山秀潘達并鄉勇陶成書鄉約杜  
鳳六等共數十餘人或血戰死或罵賊死或引繩自  
輕經或赴蹈水火跡其忠義激發視死如歸自宜同在

旌揚之列第查張耀曾益顧人龍三人雖見明史忠  
義傳而其爵里事寔互有異同知州陳新第都司陳  
瑞徵守備陶世顯學政尹大任以下諸人僅一二入  
祀黔省鄉賢名宦餘多闕遺伏讀

聖諭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慷慨輕生尚得蒙  
恩軫卹俎豆其鄉矧當日文武衣冠忠憤殺賊共殉一城  
班班可考際此

褒闡遺忠千載一時之會豈可聽其湮沒不以上  
聞臣謹臚列具

奏并繕錄舊志所載紀事一篇內與史傳不符之處逐一附識于後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聖主一視之仁

勅下廷臣詳加考正分別謚旌仍准予該處建立專祠將同時殉難官紳士民一體昭祀婦女附祀祠中別室使貞魂毅魄得顯姓氏于幽遐大節孤忠足資民苗之觀感于邊方風化不無裨益臣惟為推廣

皇仁起見冒昧陳情如蒙

俞允伏乞

皇上特頒

諭旨施行

請旌殉變諸臣康熙十八年

江南道監察御史加三級臣趙之鼎謹

奏為忠義亟宜表揚請

賜優卹殉難諸臣以勵作忠之典事竊思臣子致身之誼  
首重乎存節

朝廷賜命之典莫先於褒忠凡以綱常倫紀之地風教所  
由振興人心所由維繫也自吳逆判變以來湖南首  
遭荼毒因而竊踞長沙煽亂一方初雖為賊迫脅然  
而人心浸淫於逆黨者亦匪伊朝夕矣見今

天戈所指勢窮力竭文武偽員接踵投誠數年以來委身  
偽職者業經該督撫彙造冊名咨送內部獨自是逆焰方  
張之日地方文武各官豈無殉難盡節効死封疆者  
若不乘此查明亟為表揚俾忠魂久鬱反不能與苟  
且營生者同沐

殊恩也夫在生之身家既予以曲全而死事之孤忠豈靳  
手優典伏請

皇上勅部行令該撫確加查訪或有一身赴義家口尚滯  
他鄉或有全家殉難骸骨委置何所逐一查明據實

上聞亟賜優卹以慰忠魂俾守正之人心曉然知  
朝廷作忠之盛典而貪生陷溺之徒亦且聞之而自愧矣  
維持風紀鼓勵人心誠莫先於此也

請 頒節婦匾額字文 乾隆十五年

湖北巡撫臣唐某謹

奏為請

頒節婦匾額字文以彰

鉅典以資遵守事竊准禮部咨開欽奉

上諭國家旌表節孝所以發潛德之幽光正倫常而維風化典至重也據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請量加區別朕以事當核實庸庸者不得以雜出其間而苦節有以自見蓋國家令典雖曰善善欲其長而名器過濫無以示



觀感著九卿定議具奏欽此經九卿議覆請令將奇節  
卓特者建坊崇祀其尋常守節年例相例詳明督撫  
學臣酌量給匾加獎附疏彙

題仍於祠內統建一碑俟具題之後陸續刊刻姓氏載  
入本州縣誌書畫一辦理等因於乾隆十四年七月  
初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行文欽遵在案今湖北乾隆十四年分各屬  
詳報節婦臣謹遵照部行將有合奇節特行孤苦無  
力之節婦及烈婦貞女共三十九口

題請建坊入祠以光

盛典其守節合例不忍令其湮沒不彰節婦共四十八

口附疏彙請給匾加獎刊碑入誌除會同學臣恭疏  
題報聽候部覈外臣更有請者我

皇上褒嘉節孝闡潛發幽實為我

盛世鉅典其草茅匹婦心明大義守節全貞年例既符已

蒙

聖恩准其附疏題明列入總碑永垂誌乘仰被  
旌揚恩出自

上若概令督撫學臣酌量給匾加賞獎不特人臣而操表揚之柄心有難安且恐所給匾字參差不齊殊非原議畫一辦理之初意臣伏查百歲壽民壽婦均有部定字樣給予匾額今可否仰懇

皇上勅部將尋常合例節婦照百歲老人之例擬定字樣於各省題准之後畫一給匾俾本婦子子孫孫永沐棹縛楔之

榮光而

嘉獎扶綱

恩出頒賜于區別之中咸沾

聖化似為允協緣事關

表彰鉅典舉行伊始臣愚昧之見一併附陳倘蒙

聖恩採擇懇併

特降諭旨載入會典永遠遵行

詞臣夫婦同登百歲嘉慶二十年

廣東巡撫臣 謹

題為詞臣夫婦百齡懇請

旌表建坊以彰人瑞事據署廣東布政使事按察使李鑾  
宣詳稱據署潮州府知府高廷瑤詳據大埔縣知縣  
特克星阿詳稱據舉人鄒揚徽詳稱等呈稱竊惟  
聖治重熙薄海咸臻壽域

皇仁周洽普天共沐祥和茲有

欽賜翰林院檢討鄒鐵券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屆今



嘉慶二十年乙亥現年一百零二歲髮妻彭氏生於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屆今嘉慶二十年乙亥現年一  
百零一歲沐雨露於

朝夫婦齊眉鴻業慶綿延于後代子孫接踵鯉庭洵翰苑  
之奇逢寔

聖朝之盛事徵等生同族里稔悉原由理合聯具事寔冊  
結籲懇詳請

題旌等情到縣覆查無異合將冊結粘鈐加結詳請核轉  
等由到府覆核轉詳到司據此該署布政使事按察使

李鑾宣查看得大埔縣

欽賜翰林院檢討鄒鐵券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屆今  
嘉慶二十年乙亥現年一百零二歲其妻彭氏生於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屆今嘉慶二十年乙亥現年一  
百零一歲沐

朝之雨露松竹長青覩繞膝之兒孫芝蘭並茂在昔窮經  
皓首既論秀於黌宮奮志青雲復觀光于

王國名登

天府壽並期頤寔為

四

四

八  
盛世嘉祥宜荷

旌揚鉅典相應據由詳請會核具

題請

旌建坊以彰人瑞再繳到冊結不合體式除飭發回換繳  
到日另文呈送合併聲明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  
定例內開各直省凡壽民壽婦年屆百歲者請

給予緞疋銀兩又欽奉

諭各直省有百歲者民著照向例具題給予旌賞欽此經  
行遵照各在案茲據署理布政使李鑾宣詳稱大埔

上  
旨

縣

欽賜翰林院檢討鄒鐵券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屆今  
嘉慶二十年乙亥現年一百零二歲髮妻彭氏生於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屆今嘉慶二十年乙亥現年一  
百零一歲由縣府查明覆核轉詳前來仰惟

皇上慶澤醇醲

慈仁燠育

履安懷於宥密乾運同符

隆敷錫於垓埏坤輿徧德茲鄒鐵券前邀

寶錫久荷

榮施沐雨露於

四

朝經春秋之百遍萊衣繞膝子孝孫慈姜被暎床弟恭兄

友良由久涵

德化欣逢

壽宇延洪允宜特沛

殊恩用表

旌揚鉅典除飭取具冊結另文咨部查核外臣謹會同兩

廣總督臣蔣合詞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奏施行

庠生年登百歲親見七代嘉慶二十二年

廣東巡撫臣 謹

題為年登百歲五世同堂懇請

旌表建坊以彰人瑞事據廣東布政使詳稱據潮州府詳據海陽縣知縣徐一麟詳據某某呈稱海邑龍溪都莊隴鄉生員莊忠純於乾隆八年癸亥科考入學時年二十六歲迄今已越七十四年壽登百歲有子一人孫二人曾孫三人元孫五人妻係五世同堂親見七代該生忠厚傳家耕讀世業嫡孫莊世香現已身

列膠庠允徵

聖朝之雅化合彰

盛世之嘉祥仰叩轉詳照例

題請建坊等情并據族隣某某遞具甘結系圖前來查  
驗無異理合造冊粘鈐各結詳請核轉等情到府轉  
詳到司據此該廣東布政使趙慎畛查看得定例內  
開各直省凡壽民壽婦年屆百歲五世同堂請

賞給銀兩緞疋又欽奉

諭各省有百歲耆民及五代同堂等事着照向例具題給

予旌賞欽此欽遵各在案茲據潮州府詳據海陽縣詳報

生員莊忠純生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計今嘉慶二

十二年丁丑現年一百歲有子一人孫二人曾孫三

人元孫五人上事祖父下逮曾元委係曾見七代五

世同堂由該縣府確查飭取系圖各結造冊加結前

來查得該生莊忠純賦姓淳良持躬謹慤精神鶴

健沐

四

朝涵育之恩堂構燕昭衍七葉繁昌之盛橫經負耒早覘

祖父同堂鼓腹含哺喜觀曾元繞膝洵稱人瑞宜沐

旌揚相應據由詳請會核具

題再繳到系圖冊結不合體式現在飭換請俟換繳到  
另文呈送合併聲明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定例  
內開內各直省凡壽民壽婦年登百歲五世同堂請  
賞給銀兩緞疋又欽奉

上 旨

諭各省有百歲者民及五代同堂等事著照向例具題給  
予旌賞欽此經行遵照各在案茲據廣東布政使趙慎畛  
詳據潮州府詳據海陽縣詳報生員莊忠純生於康  
熙五十七年戊戌計今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現年一

百歲有子一人孫二人曾孫三人元孫五人上事祖  
父下逮曾元委係親見七代五世同堂由該縣府確  
查取具系圖冊結詳司覆核轉詳聲明系圖冊結不  
合體式俟換繳到日另送等情前來仰惟

皇仁廣被群黎昭壽考之祥

聖澤覃溥士庶集蕃昌之慶茲海陽縣生員莊忠純親見  
七代壽屆百齡既依祖父以怡顏復覩曾元之繞膝  
持躬端謹扶鳩杖而食德飲和勵志詩書詠螽斯而  
貽謀垂裕洵屬

昇平人瑞瑞宜邀

錫賚恩榮除飭取具系圖冊結另文咨部查核外臣謹恭

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六世同堂

安徽巡撫臣朱珪謹

題為

恩賜題旌以獎孝友事據安徽布政使陳詳稱云云竊

聞和氣致祥感應合乎天道治家有法倫常洽於人

心唐旌公藝之門宋表江州之里垂諸史冊忠孝並

傳樹之風聲褒加必及今本州縣南湖黃懋昭百口

同居一家共爨戴三朝之日月鑿井耕田數六代之

曾元含飴繞膝克勤克儉內外無游惰之人宜室宜

家宗族鮮間離之口田荆共樹姜被連床景行者競  
式其問聞風者相見而化某等誼聯戚友事係真知  
臚述大端請申

旌表等情該教諭訓導看得監生黃懋昭請詩書望族世  
胄名家代有傳賢人多高行自伊子及曾孫六世同居  
三支慶聚守高曾之遺訓公正持家師賢哲之忠言  
均和率衆男婦二百口從無詬詞僮僕數十人共同  
甘苦鄉里有門片言而忿者息爭水旱偶逢倡舉而  
饑者甘食衆推長者有石奮之淳風人號義門紹陳

崇之盛事等情到縣據此該宣城縣查看得監生黃  
懋昭六代同居一家共爨男耕婦織惟徵肅肅雖雖  
兄友弟恭絕少嘻嘻嗚嗚芝蘭成端荆樹呈祥門內  
盡泯間言鄉黨同高懿行仰沐

聖朝之仁化洵稱

昭代之休徵宜請

旌揚用光

盛典茲准儒學查明事實造具冊結到縣該寧國府知府  
劉寶良核看得宣城縣監生黃懋昭家傳清白世力



農桑自祖父以迄曾孫親承六代由婦子以逮宗族  
慶羨百丁義方惟經籍詩書紹緒在服田力穡解囊  
以資婚葬宗黨無失所之人發粟以濟貧窮鄉里有  
睦婣之惠根蒂既固華實兼榮友孝允全

旌揚宜及茲據縣造具事實冊結前來等情到司據此查  
禮部則例內開孝友義行之人及屢世同居和睦無  
間者經該督撫

題請

旌表禮部轉行具

題今地方官給銀三十兩建坊題碑至忠義孝悌祠內  
如奉有

御賜詩章匾額緞疋由內閣交出到部者發交提塘賚送  
該省督撫轉行地方官交本家收領等語該安徽布  
政使陳 查者得宣城縣監生黃懋昭六世同居一  
家共爨男耕女織兄友弟恭誠為

盛世休徵宜沐

旌揚鉅典茲據該府縣學查明事實造具冊結前來相應  
將送到冊結詳候會核

題請

旌表以廣

皇仁等情到臣該臣看得宣城縣監生黃懋昭孝友持躬  
肅雍濟美承高曾之規矩講讓敦仁撫子姓之行蕃  
愚耕秀讀百丁共爨六世同居寔惟

聖化之涵濡宜荷

旌揚之優異茲據安徽布政使陳 查明取具事寔冊結

詳請會

題前來 臣覆核無異相應題請

旌表以彰孝友以廣

皇仁除將冊結宗圖咨送禮部查核外臣理合會同兩江

總督臣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國朝奏疏卷十六

典儀

文事

蕭山 朱檉 雲木 編次

讀 宣示詠古玉珮詩章識語 彭元瑞

讀 宣示安南紀事文 同 前

讀 宣示舜典集傳 同 前

請脩 三朝實錄 彭之鳳

請脩 世祖章皇帝實錄 黃機



請脩 三朝寶訓

戴王縉

請刊布 御製詩文

尹繼善

請刊 御製詩集

曹振鏞

陳史法

湯斌

請脩會典

孫嘉淦

請正文體

霍備

又

李因培

更定時憲書列宿次序

大學士

請精選實學博求遺編

王應綵

議採訪遺書章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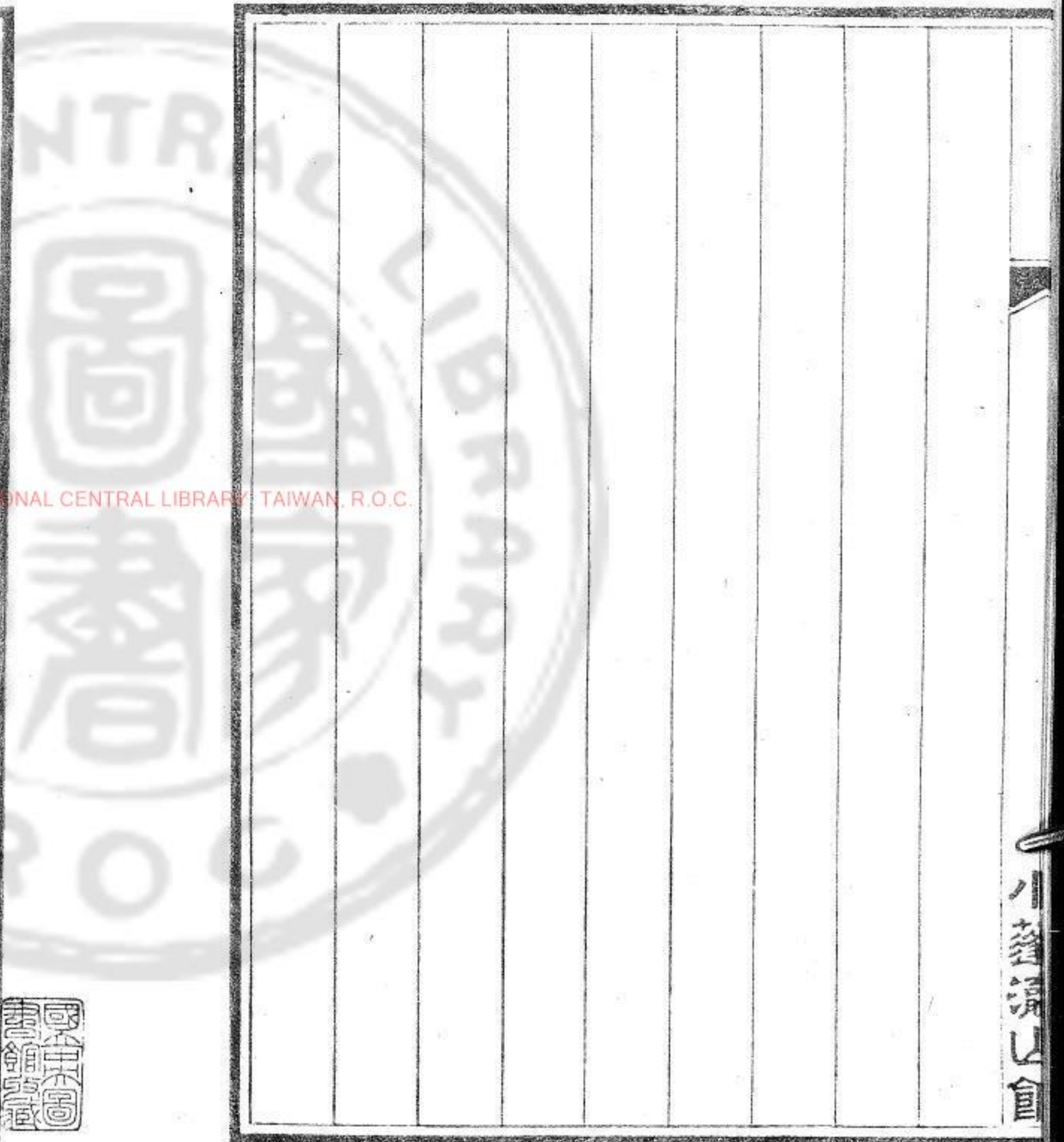
劉統勳

議置閣職掌中秘

舒赫德

禁私脩志乘

熊學鵬



恭讀 宣示詠古玉珮詩章識語 乾隆五十年

吏部侍郎 臣彭元瑞 跪

奏為恭讀

宸章發蒙疑義敬陳欣幸仰祈

聖鑒事竊 臣伏蒙

宣示

御製詠古玉珮詩并識語 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鑒精深於六書奧義辨別毫釐研究同異

欽定珮佩二字从王者當為珮玉之器从人者當為佩帶



之名寔千古以來所未發臣因就四庫諸書反覆參訂許慎說文惟載佩字訓為佩帶之名顧野王玉篇始收珮字注玉佩也本作佩或从玉徐鉉校正說文因謂珮為俗體伏考婁機漢隸字源載沛相楊統碑陰已有珮字碑立於建寧二年漢代最講小學其鑄石之字安得斥為俗體蓋字者孳也會意指事多輾轉相生古文字少或假借通用漢以來字體漸備故互相通用之字與各有專義之字往往並行如帽字說文作曰史記絳侯氏世家作冒隋書禮儀志乃作

帽既各有專義二字遂不可相通影字說文作景葛洪字苑始作影則影不可用為景行義鬚字說文作須玉篇始作鬚則鬚不可用為相須義如斯之類不可殫數儒者皆知其灼然有別獨於珮佩二字自顧野王以來誤溷為一相沿莫覺惟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兩載珮珮注云上帶也下玉珮也宋丁度集韻訓珮為佩帶珮為玉珮似乎近之而顏云古並作佩丁云通作佩則亦沿諸家之誤不能兩字各得其所再按說文佩字注从凡从中佩必有中中謂之飾則佩

字偏文於義已足著玉而為器著人而為用轉注闕  
生又掣然各當者也臣佔畢數十年汨於舊說習焉  
不察亦未聞有人論及今恭讀

宸章兼釋

御識然後二字之義曠若發蒙不勝欣幸悅服益見我

皇上健行不息

典學維勤

萬幾餘暇於一字之微析義離形考證精審如是固由  
蘊蓄之崇深更微

精神之充裕所與天下共慶者矣謹陳欣幸下忱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讀 宣示安南紀事文 乾隆五十四年  
吏部尚書臣彭元瑞等跪  
奏為遵

旨覆奏事臣等伏奉

宣示

御製再書安南始末事記一篇敬盥啟維誦竊仰繹  
御製文乃紀事之文也事不極於至善則文亦無由以發  
之安南之事

皇上知明處當固無不極輕重久長之至計矣由是理足



義正氣盛辭達而

大文成焉臣等因文

文推事闕究始末肅然敬生帖然心服輒竭愚測述不能  
已於言者安南我百五十年朝貢之國也遭難播遷  
伉儷遠控坐視不理何以為

天朝為之興師復國非贖也于以見

皇上字小之道其國旣滇粵可以開邊故孫士毅有收其  
土地之請即黎維祁亦有予奪惟

上所命之書

諭旨播告昭然明白不利其尺土一民于以見

皇上無欲之正既克稔有功羸王得返故國重開興繼之  
事已全迺於黎維祁受封之後旬日阮惠未復至之  
前越再向先

命班師入關且

製安南班師記闡其義於以見

皇上幾先之哲黎氏有國二百餘年至維祁而庸昏已極  
亡不入告返不身先無一旅之會無一壺之餉早知  
其不能立國乃

默契於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于以見

皇上順

天  
之敬維祁既受

敕印復疆土寇訖甫至我師方進身佩

王章委而去之律以失守之條可復立乎必固予之非申

大義也是私黎氏也難髮易服列為編氓足矣于以

皇上持法之公維祁既逃復興師以收安南是仍利其地

也勢不能無所付黎阮之逼勢不能他有所付使阮

惠為九封自固之謀否或為駭走逃罪之舉則斷不

可付自知罪重悔艾籲再至再至三使遺先來身請

續至恭者我臣黎阮何擇焉可以息中朝之兵可以

安安南之民終不越無所利之初心并已絕無了期

之後慮于以見

皇上制事之義許世身身死綏而勸人全師孫士毅不損

威而詣

闕請罪以國為重

燭照其心于以見

皇上體下之仁三武臣立廟崇祀其地表

國家臣節之重軍律之嚴酬庸之厚即安南人亦知有死無二生敬羨心於以見

皇上教忠之廣自古事外域者或俘以來或招以來從未有征之而來不征之而且亟來者事更難於禹之振旅格苗蓋由準噶爾回部金川臺灣之功足以懾其膽所以待土爾扈特之舍楞緬甸之孟頽者足以信其心于以見

皇上威德之遠順化廣南古占城地在安南十三郡外從

前未列享王事具乙未

御製題平定合符詩序今則因安南而得占城南盡炎海

悉歸典屬況首乞封鞠臆獻

壽莫之致而致于以見

皇上歛福之隆凡此皆臣等因恭讀

御製文而即事之始末素所得於

綸綍之頒

詩什之示

訓諭之親承者謹臚演覆

奏茲事體大知識短淺懼無以當萬一伏候

訓示

讀 宣示舜典集傳 嘉慶二年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臣彭元瑞跪

奏為遵

旨履奏事竊 臣恭請

聖製書虞書舜典集傳一篇理正辭直識卓解順於說經  
家支離物鑿之弊一擴而清之蓋任訓任用為去聲  
是冰上文為德為元之人則任之非德非元則弗任  
語本色函兩意若以任訓儉任為平聲則專以斥佞  
一邊且虞書明有孔壬何嘗必借任為壬也蔡沈沿

襲舊說以任為壬者不得以難為去聲發音改字  
殊覺離費而於書理求深反淺輾轉不明則何如難  
任兩字皆從本音本字之為得也

皇上治學一貫直挾本原經訓章明寔萬古所未發臣等  
敬觀傳誦曷勝悅服謹具疏覆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請修三朝實錄 順治十八年

戶科給事中臣彭之鳳謹

奏為請修實錄以光成憲事竊惟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蓋一代之興自有一代家法即  
有一代成書著為實錄匪具文也我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創業垂統

世祖皇帝善繼善述舉凡

祖宗相傳之心與欲行而未竟之事悉丕揚而光大之紀綱

法度燦然具舉號令文章煥然一新臣脩員庶常讀  
中秘書三載有餘每捧誦

先帝宏順訓遺文高深莫暨法思我

先帝勤政懋學有典有則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至哉蔑以

加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左右前後罔非正人遐邇內外悉沐仁政  
無意不歸於忠厚無事不本於

祖宗此誠社稷生靈之福也臣思

祖宗謨烈日星明炳久而彌新但恐

寶訓至重附入羣書博而寡要何以揚

先麻而崇至治臣愚以為欲法古昔聖王當自法

宗始欲法

宗當法

祖所以法

宗者始

皇上宜及時先修

世祖皇帝寶錄良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書以資政治等  
而上之

太祖皇帝

宗皇帝實錄次第纂修朝夕鑒觀念

宗付托之重積累之餘成憲在前率循罔斁紹庭上下洋

洋如見

前王馬家法一定世守不易即或時移事異神化宜民通變

不倦舉不出

垂訓至意將見億萬斯年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皇上守成之功與創業等臣職忝言責非無國計民生之

可言而首以纂修為請者誠有見於國計民生即在

祖功

德父作子述之中故言人之所未及言臣亦自忘其迂且

陋也臣始進之日未諳時務伏祈

睿鑒施行





懲貪吏與夫因革損益之事纖悉具備燦然成章恭  
遇我

皇上繼承大統光顯前謨宜

命詞臣纂修

祖實錄以盡繼述之孝至纂修體例我

祖

宗實錄俱已成書做而行之尤為整肅近見我

皇上留心故典特

諭纂修明史以昭勸戒既欲取鑒於近古尤當效法於

世 太 太

本朝况我

世

祖章皇帝治心治法見於嘉言善政者甚備及今編纂則

諸臣曾經侍從親炙耿光易於紀載倘年世稍遠聞

而知者恐究不如見而知者之為切將何以光史乘

而垂奕代乎



世 太

宗神靈天授肇造鴻圖我

祖智勇性成混一區夏自創業垂統以來嘉謨嘉猷盡善  
盡美真足比隆堯舜媲美文武非三代以下所可追  
踪萬一也我

皇上聖孝純仁玉揚

烈親<sup>政</sup>之初即命儒臣纂修

實 實

錄今已次第告成炳耀天壤昭垂奕禩矣惟是

實

所編當守臨朝之政事咸載無遺而其中之大經大法足

垂著鑑者是宜恭輯

寶

訓各成一書以及清宮便殿

聖

訓仁言亦宜詳加採錄凡

列

祖之訏謨碩義悉記瑤編俾億萬世聖子神孫朝夕披閱

悅聆

祖

誨於以作繩武之典型揆象賢之神智其所裨益誠非淺  
鮮也臣更有請者前逆藩背叛仰賴我

皇上神運機獨運削平禍亂雖文武諸臣宣謀効力其寔  
尅期攻戰制勝出奇無一不仰稟

聖裁奏捷如響數年之中妖氛盡掃烽燧全消自有史冊

以來所未聞者也

皇上恭謁

山陵既已告成功於

宗更當垂貽謀於子孫况今更定樂章以饗

郊廟肇修會典以脩章程而我

皇上宵旰經營永清耆定之功豈可不即為編輯以垂不朽也哉請

敕下部院衙門將歷年用兵檔案彙纂成書庶天下後世共仰

廟

謨之神武更昭法鑑於無疆矣



學問日新

幾暇濡毫發為

聖藻闡圖書之精蘊集今古之大成美擅百王妙兼衆體  
洵聯珠而合璧寔振矚而發聾所以藝苑文林尊崇  
睿製茆簷葺屋傾慕

天章或偶見於山郵或欣瞻於佛寺或拱對豐碑而雜誦  
或敬錄片楮以珍藏人盡心同好適口出究以未窺全  
於美富爰是彌切願以仰鑽企

景慶之輝光寔爭共快於先睹函望縹緗之流布允非阿

好之私言並詢之司道暨各地方官所云俱屬相  
同伏乞

聖慈俯允錢維城所奏

頒發直省廣為刊布則山陬海澨均沾

教育之深恩於無既矣臣等謹詞恭

奏仰祈

睿鑒謹

奏乾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准其刊布著向武英殿請領欽此

請刊 御製詩集道光八年

大學士臣曹振鏞等跪

奏為恭請頒刊

御製詩集仰祈

聖鑒事欽惟我

皇上緝熙典學精一執中申巽命以宣風握乾符以範物  
薰琴入律萬民歌解愠之詩羽舞盈階四海仰敷文  
之德溯

聖功於養正四十卷炳炳麟麟續

前

緒而紹聞一二日兢兢業業猶且寅衷考典乙夜披圖學  
時敏而敬遜彌殷德日新而懋昭益著聞政批章之  
暇六藝俱游延英論道之餘寸陰是惜

龍章鳳藻都成紀縵星雲

芝檢芸編悉是就將日月窺懋約管莫究鴻裁仰見

聖人享

帝

至德格

天

蒼璧黃琮敬述旦明之意

幸

祈戊祀儼昭對越之誠神誦雲漢之為章書徵時若占龍

常

星之見體典祀

雩紺宇升香

夙駕而甘霖灑道湫雲慶璧

回鑿而喜雨成詩若夫

廟

享時修

禘

儀歲舉

橋

陵

拜謁展秋霜春露之思

神

御瞻依增



大烈

光之慕粵白山莊

命弓劍銘

夢侍一篇見周庭之

降永思四韻儼

命之祇承泊乎

廟禮成

天典舉

書欽

配 祔 文 陟 恩 授 耿 大

訓

羹墻如見

仁坐對

俊愾難名

舜孝至若

闈侍膳

殿承歡瓊島冰嬉雙鳳輔

中之輦綺霞絲舞六龍銜

雲 蘭 璿

圖 球 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上之鐙而且

賜食重華陋唐家之詠花萼

雄思宗翰逾漢室之眷河間是蓋本之

性情形為歌詠

式金式玉

德音克協於中和

如天如神

治化益彰其巍煥也加以

宵衣旰食慎憲省成百姓為

心萬幾無曠

御門述志爰作官箴勤政敷言用垂

帝範思生民之俾又亟飭河防念轉漕之維艱創行海運

瀾安三汎

拈毫輒寫

歡欣歲歎一隅

展卷頻聞

詠藪往往郊原

游目寄懷在緯農縉蠶雨雪

關心得句即邠風周雅讀麥收秋收之作知  
盛世之效年豐誦人日穀日之篇識

聖心之重邦本荷

帝力於紺轅黛耜羣吟耕籍詞章

揚名言於播種收藏特詠禮經月令益由聰明

天  
亶

聖敬日躋抽六籍之菁華酌羣言之漑液西清

鑒古常懷丹宸之箴東序

親師每憶綠圖之學玩義文之進退以此說心觀左氏之

勸懲因而論政圖徵蒙養臚往跡以分題檢勸身修  
葺新齋而書額播金聲於太學鐘鼓同音擣藻思於  
經筵絲綸共布歌傳古栢因睹物而喜近宮墻曲儂  
幽蘭亦緣情而非矜畫繪况乎

欽承

家  
法載績續

武  
功神槍繼花準之詩天馬掩蒲梢之曲

上林

較射穿六矢而成吟

南苑

行田獲三禽而誌喜茲以沙陟小蠹

命將徂西枹鼓前驅連營逐北四城既克征人皆衣錦而

還三捷初聞

天子以采薇為念

憫忠

紀事

特建崇祠籌策

登樓用殲逋寇傳飛檄於窮邊之外

寓神機於振旅之中使邊羊自觸藩籬而狡兔終投置網

星妖陡預識

天象之呈符露版遄飛共春風而協律告大捷於著雍歲

首正新韶

賜宴之時勒

宸章於絳律峰巔是萬里擒渠之地方知香山肆武

軒皇之桐鼓如新印者

紫閣開圖唐代之凌煙遜彩更若

迎思禁籟

覽勝芳園

觀書讀史之居

策馬泛舟之候雪際而林花照戶風來而山雨滿樓陽春

帖詞

拈墨騰雲而箋麗清秋高景

攬筆垂露而珠霏豈徒薰殿觀圖歷代之容可繪抑且

御極

賜福百年之管長清時復檢閱詩編標題畫軸偶展袖珍  
之笈

念切貽謀闕撫石鼓之歌

情存稽古文房貯画

賞心不外編摩洋表規時

寓意昏闕儀象聽松題柳唐韻重賡玩月臨流陳言務去

排長城於五字氣似珠連擬樂府於七言杓同斗運  
對時育物措之則緯地經天撫序攄懷推之則化民  
成俗臣等以雕蟲之末學際

化鳳之昌期職愧簪毫

賜茗常陪春晏

恩深

授簡傳柑每及廷臣方慙樗櫟疎庸許傍玉瀾圖書何幸

星辰燦爛親瞻

奎壁文明窺天而莫罄形容就日而共欣光被緬

高宗集編於一旬

教開先迨

文仁宗詩萃於八年

元音啟後

皇上

君臨繼體

聖作傳心

龍飛遠肇於辛新鳳琯律鐘於戊懋光華復旦歲正同符

宥密單心道尤合

鈞陶宇宙咸欽

治世之謨

闡發圖書共仰觀文之化

聖人作而萬物覩乾德方亨

元首明而庶事康虞書有典伏願

淵衷俯鑒秘簡榮頒

燦玉字於日中

敷岱雲於天下俾薦紳之士鼓舞

淳風韋帶之儒涵濡

大澤

重華協

帝

聿開詩歌聲律之原薄海同文胥沐

敦厚溫柔之教始識

丹函翠蓋皆

九重致治之精心從茲

金鏡珠圓啟億萬斯年之景運臣等無任踴躍欣幸之至

謹合詞繕

摺籥懇

天恩伏祈

聖鑒謹

奏

陳史法 順治十二年

內翰林國史院檢討臣湯斌謹

奏為遵

諭陳言謬條史法仰祈

睿鑒以襄大典事 臣學識淺陋濫竽史館欣逢

皇上廣開言路

諭諸臣殫竭忠誠共圖補救 臣敢不謬陳一得以脩採

擇 臣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

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我



皇上御極初年

命史臣纂修明史誠有見於國可廢史不可滅大公至正  
比隆堯舜矣然臣聞當時纂修止據寔錄未暇廣採  
臣愚竊以為立法宜嚴取材貴脩實錄所紀恐有不  
詳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寔錄則  
低仰高下之間恐未可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  
事多忌諱當時史臣不敢直書一也二百餘年英賢  
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止閭巷而至性  
可風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凡皆寔

錄所未脩二也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禮樂兵刑藝文  
財賦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  
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  
廣搜野乘如吾學編憲章錄大政紀通紀史料從信  
錄世法錄以及天下郡縣志並許參考則道法明而  
事辭脩經緯錯綜燎若指掌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  
一月十七日

上傳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  
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臣子之極一時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蒙旌錄自當照耀史冊但明末寇氛既張蹂躪數省或叩命出疆或授職守土以至布衣巾櫛其間豈無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而社稷成墟身名俱隕凡此皆宜責令各地方督撫確查詳奏與范倪諸臣並列史書者也更有請者宋臣歐陽修纂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正三年而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列普顏不化等之議古今避之我

皇上應天順人救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後蘓然元二年間亦有未達

天心徒抱片節硜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乘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寔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渾一竊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為心

渙發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如

天之度媲美前王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非小補矣



遇此等事件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遇  
通聞知莫不感泣此誠

世宗憲皇帝如天如地之深仁欲嘉惠於億萬斯年之臣庶  
也我

皇上大孝性成善繼善述仰體

世宗憲皇帝之聖心凡所設施皆從寬厚大小臣工咸知此  
意紛紛條陳多欲易新例而復舊章蓋亦恪遵

世宗之明訓推廣

皇上之孝思然而意雖主於繼述跡似涉於紛更絜短較

長言非體要且各據所知復舉互陳其於

世宗憲皇帝所欲斟酌照舊之處亦未必能詳悉而無遺也  
夫各衙門現行條例皆在

會典一書凡

世宗憲皇帝之良法美政莫不備載焉但其為書卷帙繁多  
頗有冗複又刑曹斷獄之條吏兵處分之例往往一  
事而前後互異或輕或重無所適從又或數事而語  
意相同可彼可此易於舞弊臣之愚意仰懇

聖恩慎選老成望重之大員以為總裁簡六部司員之練

達而慈良者分類重修刪其複冗定其舛似使歸簡  
確以昭法守至於

世

宗憲皇帝有所改易之處則謹遵

遺

詔再加斟酌務期至當如有疑義密疏陳

奏仰祈

聖裁則無事衆議紛紜而

世

宗憲皇帝所欲改嚴從寬者可以紹成

聖志詳悉無遺至于諸臣條

奏有欲更改章程如條可緩之事皆可存而勿發俟一

二年間書成之後刊布遵行臣知凡所條陳之事必  
皆已經酌改而無庸議矣如此則施為有序而更張  
無迹不惟一代之典章可斟酌於無弊而我

皇上繼述之孝思愈盡美而盡善矣臣不揣冒昧妄瀆

宸聰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請正文體 乾隆三年

協理陝西道事監察御史 臣 霍倫疏

奏為特叅士子怪僻詭異之習仰請

敕嚴磨勘處分之例以正文體以端士風事竊惟學者先  
器識而後文藝故

國家建學明倫所教在純修不在詞翰所重在品行不  
在才華士苟潛心經史研窮道義以為立言制行之  
本將氣靜理醇之候即其英華發越之時隨其學識  
筆力以抒寫其性情而真切雄渾典重老成之作初

不見其立異矜奇自為雅俗共賞若專用變格偏鋒  
怪字險語以制勝者其品已低而異端邪說如老莊  
之談則尤當嚴辨而棄絕者矣比年鄉會場中文字  
務以清正為主一洗從前浮靡之習風氣非不規於  
正也而淺學之士見有以深沉入彀者其文間有令  
人不曉之能盡曉之句遂誤謂文字當以怪僻為新  
奇凡子書中人不經見之語無不旁搜強記以為臨  
文補湊之資且有隨筆摘錄作為讀本者一題到手  
則刻意勦襲強為牽合無論其詞果為文中應用與

否務必填寫滿篇以駭人之耳目而自喜淹雅臣不  
知此風倡自何人而狂惑者乃至十有四五也為究  
其所學其於聖賢詩書固屬漫無講求即所用老莊  
之詞又何嘗盡曉其義不過借以神其詭遇獲禽之  
技以自便其僥倖功名之私脫得身入仕籍其必苟  
且利祿可知也苟且利祿之輩

國家何取焉敢請

敕下禮部嚴行戒飭并請令直省學政及典試同考各官  
務在仰體我

皇上作養人材之至意秉公校閱加意搜羅期於有長必錄無美不搜其學養兼優華實並茂者則拔之前茅以為程式但有子書中怪僻不經之詞則棄置勿取如敢故違非有關節即係在悖應照例磨勘叅究除有賄賂情弊從重律擬外將所取之人除名仍治試官以濫取之罪庶邪說息而正道著人文蔚起取士可以必得矣

請正文體 乾隆二十五年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 臣李因培謹

奏為

奏請

聖鑒事竊 臣自到浙江任後業經兩月有餘體察學校情形檢閱舊日案牘大抵浙西杭嘉湖三府連接江蘇風俗相等其人清柔畏事好議論多機巧其民之秀者喜為文詞然華而少實慮其喜新好異不衷於理至浙東除寧紹二府畧同浙西外餘則漸趨樸實質



然山高水駛其人多尚氣褊急陋隘慮其粗率而撓法此通省士氣也至文風則浙西不足者根柢浙東不足者文采因其所短而變化之原非朝夕之事臣伏讀

皇上釐正文體

諭旨所以責成學政者至重敢不竭臣之愚鼓舞裁成但念轉移風教之權要在賞罰分明然後足以攝其耳目而使之變今士子所以應試之文大約揣摩近科坊刻墨卷沿訛襲謬期足弋取功名而已是以為學



政者非不以先正曲型導導訓誨而常不勝其倖中之念且向來惟荒疎悖謬者始置下等苟其才氣可觀即語言疵病姑置勿論今既欲導之於清真雅正之路必先絕其不率之心以堅其向往之志臣愚請於歲考時遇有離經畔註放誕詭僻之文即才氣橫溢其心氣必險隘不根宜即寘之下等仍將卷內疵類之處於發落日給與諸生公閱當堂訓飭以示懲戒此等好為僻語者大抵聰明才華好奇而不務正之士如此以示之恥不患其不日趨於正況浙省之

之人轉移甚易感

皇上殷殷造士之盛心自必沐浴變化文體一正人品心術自必漸淳臣謬見如斯未知是否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更定時憲書列宿次序 乾隆十七年

大學士忠勇公傅 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抄出和碩  
莊親王等具奏內閣查時憲書內鋪註二十八宿值  
日古法觜宿在前參宿在後自用西漢以來改為參  
宿前觜宿後乾隆五年欽天監修協紀彞方書奏稱  
星宿值日與算法疎密全無闕涉請依古改正經大  
學士九卿議覆二十八宿值日載在時憲書既與算

法全無闕涉則亦不必更改等因在案今臣等奉

命重修儀象志恒星經緯度表查明星座次第順序改正

參宿在後甯宿在前列於恒星經緯度表恭候

欽定則乾隆十七年之七政書即用此表推算時憲書之

值宿仍依參前甯後鋪註則與時憲書七政書不能

畫一請以乾隆十九年為始依古甯前參後改正鋪註

則七政之書星度時憲書之月宿皆一例順序矣伏乞

皇上聖鑒勅下大學士九卿再行議覆施行謹

奏請

旨又夾片內開謹查二十八宿星次或自下而上如角室等宿

或自東而西如虛畢等宿或自西而東如心尾等宿或自東而

左右旋轉如斗牛等宿而以第一星作距星則各宿皆同

情甯參二宿相近自古星纏分杼皆甯宿在前參宿

在後西法以參宿中三星之西一星作距星則參宿

在前甯星在後今以參宿中三星之東一星作距星

則甯前參後與古合再查二十八宿分列四方每方

各七宿星家分配七政皆木金土日月火水為宿序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尾屬火箕屬水北方七



旨議覆於星宿值日既於算法全無闕碍則既經康熙年間改定今亦不必更改等因在案惟是宿之距星惟人所指而以星度考之觜之占度本狹古以觜在前則距參一度而分楚之度狹參之占度本廣古以參在後則距井十度三十六分而分楚之度廣若以如西法以參在前以觜在後是以參反距觜一度而參宿距井之十度三十六分移而歸觜似不如古法為優今莊親王等既奏稱奉

旨重修儀象志恒星經緯度表查明星座次第順序改正

參宿在後觜宿在前列於恒星經緯度表乾隆十九年之七政書即用此表推算並時憲書之值宿亦依古改正至時憲書之值宿雖與七政書之算法全無闕碍而七政書乃時憲書之所從出其鋪註列宿次第未便與推算之星度互異應如所奏請以乾隆十九年為始時憲書之值宿依古改正仍以觜前參後鋪註觜參之前後既經順序改正與恒星經緯度表相合則二十八宿分列四方星象以七宿分配七政則木金土日月火水為序者西方七宿亦火前水後

八卷  
會  
典三方之序昭合矣恭候

命下之日令欽天監遵照辦理

請精選實學博求遺編乾隆十五年

掌湖廣道監察御史臣王應綵謹

奏為通經之選宜精

祕府之儲宜備請博採著述以覘績學以收宿儒事伏  
讀

上諭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令內外大臣公舉所知以應精選復奉

諭旨內外所舉人員大學士九卿再行核定請旨親加臨試典至鉅也顧臣於經學昌明之會竊不勝有防微杜

漸之思焉自漢唐以來說理之醇者固足為聖教之羽翼其駁者反足為正道之榛蕪今諸經既奉

列  
聖欽定三禮又仰稟

聖裁其於前代之說固已棄偽而存真取精而遺粗矣夫大義微言豈謂遂無餘蘊而著述之家往往薄正論為無奇喜新說之動聽倡為異議迷誤後學則怪僻之為害也又有自撰偽書假名前哲通儒雖識其妄初學易受其愚則詐偽之為害也臣請凡應選之士已著有成書者在外各送所司在內責投禮部轉呈

御覽

敕下儒臣詳加審正大抵淺深雖視乎其人而邪正必先嚴其別其有如怪僻詐偽等害者請皆罷之其精純無疵者乞

皇上一體親加臨試夫先為區別以核定其平時之著述復詳加考試以歷驗其條對之淹通而後實學出使天下耳目一軌於正益舉之之途宜廣凡立說著書皆可上

聞而擇之之方又不可不慎誠使人知經學關係乎人心

風俗者重不徒以一日之長俸而獲選也抑臣更有請者我

朝經學之盛前代罕有其能致身通顯以經學裨益聖治者固有其人而閉戶潛修皓首披吟獨抱遺經自甘樸學者人往而書始出歲久而學乃傳曾不得與今日應選之士同邀

榮遇凡若斯者可為深惜昔漢唐之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分遣使臣博求遺編或給以筆札繕本進呈或被之殊榮旌其身後皆炳著於史冊艷稱於士林

今

祕府藏書固已跨越漢唐而草茅下士沐浴

聖化豈無積策留遺仰懇

天恩敕下內外大臣細加搜訪上其遺書如果能斟酌羣言闡明奧旨伏乞

敕下部議量予旌獎其書藏諸

祕府允為績學之勸而

國史藝文所載亦視前代而益光矣至現在經生中或有年老癯病不能就道者亦令一例舉出但於摺內



聲明並上其所著之書者詳審奪如此則採納宏而  
遴選精必有實學宿儒上副  
旁求盛典者矣

議採訪遺書章程

乾隆三十八年

大學士劉統勳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竊查安徽學政朱筠條奏採訪遺書事宜一摺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硃批原議大臣議奏欽此臣等謹按所奏各條公同酌議  
開列於後

一據稱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  
藏書之家尚多有之惟現無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

流百家子餘史別在在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  
精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  
之闕等語查古今書籍其梓印傳世者固足廣資傳  
播而名山著述或因未經剞劂抄帙僅存亦可備儲  
藏而共研討伏讀原奉

上諭在坊肆者量為給價家藏者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  
刻祇係抄本存留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欽此  
欽遵通行在案是抄本一項原應與刻本一體蒐羅  
聖訓煌煌自無不恪遵辦理現在各該督撫等奏到書單

內於抄本書籍亦係兼為甄錄果能定力從事妥協  
求將來哀集日多則所稱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及  
九流百家子餘史別等部自當並歸收錄不致有虞  
掛漏至官抄其副給還原書之處以經欽奉

諭旨遵照辦理不必另定章程應將該學政所奏之處毋  
庸再議

一據稱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圖譜金石二  
畧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叢崇義呂大  
臨則錄圖譜並為考古者所依據請於收書之外兼

收圖譜一門而直省所存現在鐘銘碑刻悉宜拓取彙選等語查自古左圖右史經緯相資原可互為訂証其金石文字垂世最久尤可藉以考古而不失其真惟阮孝緒作七錄始不專列圖譜一門而馬氏經籍考於諸經部內無不咸歸甄錄自不便因其與諸書體製稍殊竟致聽其淪軼應如該學政所奏令各該省於收書之外凡有繪寫制度名物如聶崇義三禮圖之類臚列世系年代如杜預春秋釋例地名譜之類均係圖譜專家宜並為採輯其有將古今金石

源流哀叙成書如歐陽修趙明誠所著者亦宜一體彙採仍開入書目先行

奏明以便甄擇取進至古來金石刻文現經流傳可考者固多其有僻在山林荒寂之所一時難以搜尋者若必令官為拓取恐地方有司辦理不善轉添紛擾所有該學政請將鐘銘碑刻悉宜拓取彙送之處應毋庸議

一據稱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可以廣中書中書亦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庭然後令各

舉所未備以獻則藏棄日廣等語查漢代藏書有中禁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分品日本自紛歧是以彼此必須互為校定至我

國家稽古右文表章經籍凡十三經二十一史三通等部可以嘉惠藝林者俱允釐定

頒行中外無不周知無庸另為宣示至現今採訪遺書業經奉

旨令各督撫等先行叙列目錄奏

聞俟彙齊後令臣等詳加檢核再行開單行知進取如其

中查係內府現有之書臣等即可聲明扣除不必列單取進是該學政所奏先定書目宣示之處毋庸再行置議再該學政又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雖編次少倫然古書之全者具在請擇取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等語查永樂大典一書係明永樂初年所輯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其一萬一千九十五冊最稱浩博舊存

皇史歲後復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扁貯既久卷冊又多即官隸翰林者不得遍得檢閱今該學政所奏亦祇

係約畧大凡於原書未能悉其梗概臣等因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查據稱此書移貯之初本多缺失現存在庫者共九千餘本較原日數已懸殊復令將原書目錄六十本取出逐細閱看其書大指係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統事將平上去入韻字為綱依次編序凡經史子集等部或依其音或從其類隨字收載多係割裂兩瑣碎但查原書採取各種為數多夥其中凡現在流傳已少不恆經見之書于各卷之中互相檢勘有足裨補缺遺津逮後學者亦間有之若一概擯

為陳冊不為分別選查殊非採購遺書本義惟是卷帙繁多所載書籍又多散列各韻之中非一時所能核定相應

奏明俟臣等就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內酌量分派數員令其陸續前往將此書內逐一詳查其中如有寔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集成全書者通行摘出書名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伏請

訓示遵行

一據稱前代校書之官如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列代若七畧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請

敕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每一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指叙於本書卷首伏查

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等語查古人校定書籍必綴以篇題詮釋大意漢書藝文志所稱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論次得失使讀者一覽了然寔為校讐良法但現今書

籍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經欽奉

明詔訪求著錄者自必更為精博若如該學政所奏每一書必撮舉大指叙於卷首恐羣書浩如淵海難以一概加題識查宋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皆就所有之書編次日錄另為一部部體裁最為簡當應即倣其例俟各省所採書籍全行進

呈時請

敕令廷臣詳細校定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彙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換入姓名垂示永久用

昭策府大成自軼唐宋而更上矣

以上各條臣等謹就意見所及逐加核議是否有當統候

命下文典禮部行知各該督撫學政一體遵照

議置閣職掌中秘乾隆四十一年

大學士臣舒赫德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袁集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為宋侍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搜羅遺籍彙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釐正特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弁之以

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  
國朝雖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  
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以兼掌以副其寔自宜  
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  
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  
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  
下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衙應設幾員  
以及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  
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

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  
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  
也惟是鐫刻流傳僅什之一而抄錄儲藏者外間仍無  
由窺覩豈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  
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  
得携取出外致有失損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  
聞欽此臣等伏查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  
書肇建官師以守典策嗣後漢之蘭臺東觀有核校書  
之員唐之麗正集賢有學士之秩逮及宋初厥制彌脩



自淳化始令儒臣兼秘閣職名參設長貳藝文圖籍  
各有攸司所以總理書林崇嚴策府任至重也欽惟  
我

皇上稽古觀文總輯羣籍琅嬛委腕竒秘咸臻美富儲藏  
為亘古所未有

特命建文淵閣列度四庫全書輪煥鼎新縹緗玉積蓬山  
西室汎攬畧充盈定足光日星而緯雲漢允宜參考古  
制創制置閣職俾各脩官芸局典掌秘文用以垂示  
億年永昭右文之法守至宋制非省官毋得借書故

中秘藏編外人罕覩我

皇上蒐羅典訓

乙夜親披復嘉予儒林同游淵海

特許臣僚借讀得縱觀延閣之儲尤仰見

嘉惠藝苑昌明經籍之至意臣等遭逢

盛軌欽忭交深謹遵

旨悉心詳議分條臚列開具於後

一案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其昭文集賢大學  
士皆用宰臣充後建秘閣以執政兼領復置直閣以

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立制差為詳備今文淵閣  
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應  
參倣其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  
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  
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內班出身之  
滿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  
等官兼充同司典守釐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  
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讀講洗馬中贊編檢漢  
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

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以上皆設為  
定額仍倣宋代館職結銜之例一切奏章文移令其  
繫銜於本職之上以昭體制

一各員自定額以後如遇領閣事直閣事闕員應由翰  
林院列名具疏題請

簡授其應充校理之庶子以下員數較多如遇校理闕員  
應請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遴選  
學問優長者數員帶領引

見請

旨充補以慎其選如各員中有出差等事依日講官例請旨簡員署理

一邃閣尊嚴儲藏清秘凡管鑰啟閉等事並屬內府司存亦宜設立兼銜以重職守考宋制秘書省有提舉官以從臣充應做其制請

旨交內務府將經管之大臣開列名單奏請

特派一員令其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用資管理至管內收發宿直諸事應於內府司員筆帖式內分派掌管其應設幾員兼管之處即交派出之提舉大臣酌

量奏明管理似於制度更為詳密

一案宋制館職有寓直禁中之制又有秘書省官日輪一員宿直之法蓋所以慎司秘籍昭示官常今文淵閣緘鐳出入典之內府稽察維嚴自毋庸別議宿直而一切勘核登載均係閣職所掌自當量予直廬用資料理應請俟四庫全書告竣後於文淵閣就近酌撥房屋數間作為閣職直舍令校理各員輪番日直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內府官員前往檢出收還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

同照管庶職掌既專益可昭垂久遠

一 案宋代秘書省每歲於仲夏有曝書之令其制綦重  
蓋亦慎守典策之意今四庫全書次第繕竣應請俟  
書成妥設以後參倣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提舉閣事  
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令直閣校理各員咸集公同啟  
閣繙晾用昭鉅典惟是全書卷帙繁重必須明習故  
典者方可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幫同整理  
查宋制秘書省又有檢閱文字官係不常置應請酌  
倣其制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

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遴選奏明兼充令其於檢曝  
書籍時詣閱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

一 閣中書籍皆經我

皇上親加釐訂甲乙分儲玉笈牙籤珍逾球璧若概許開  
函繙閱恐不無點損之虞查四庫全書各種其由永  
樂大典採綴哀輯者俱有藁本若係舊本流傳更有  
原書足資檢覽應請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  
林院署擇邃密高燥之地立架分貯依舊書目次四  
部編排標籤安皮置簿詳記派本院辦事翰林誠幹

之員數人公司其籍如翰林及大臣官員內欲觀秘書者准其告知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署抄錄者亦聽之其司籍之員隨時存記檔冊點明帙數不許私携出院致有遺缺如所抄之本文字遇有遺悞誤須行參校者亦令其識明某卷某頁某篇彙書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仍須敬謹繕展不得少致污觸如此則尊藏寶冊既可毋慮輕褻而外書之掌有司海寓儒流益得以誦神經而窺秘牒於我

皇上嘉惠來學之意尤足沿泐無窮矣以上各條臣等謹分晰條具酌定章程用垂館閣之閱規益懋文明之盛治如蒙

俞允即載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至應派之領閣事直閣事各員恭候

命下後即開列職名請

旨簡放其校理各員查現在四庫館行走之提調纂修庶子以下各官俱係辦書熟手於典籍源流更為明晰此次擬即於此項人員內詳慎揀選一併開列名單請

旨簡放似於註冊點驗事宜較有裨益如事屬可行臣即  
等請即遵照揀選

回鑿後帶領引

見將來四庫全書告竣後遇有闕員再於內閣翰詹衙門  
內通行揀選引

見是否有當並候

訓示遵行

禁私脩志乘 乾隆三十一年

浙江巡撫 臣熊學鵬謹

奏為請嚴私修志書之例以昭信實事竊照志書與史  
鑑牀例雖有不同而皆記事之書將以傳信後世惟  
是志書中有省志有府志有州縣志大小各別查各  
省所纂通志俱經進

呈惟府縣志多有地方官私自修輯刊布在好名之地  
方官名為捐資辦理暗中不無向紳士派費而該地  
紳士借以行私地方官徇其所囑任意編纂其考核

既不切實且或別存愛惜將鄙俚不經之談率行開載將私心偏厚之人謬加贊揚至寔應紀載之事轉有遺漏刊布日久以訛傳訛所關於政治人心者甚為重大昨據任滿學政錢維城札稱遂安縣毛一鷺本四明之黨天啟間以附璫與太監李實同致周順昌於死後罹逆案而邑志有傳侈陳其政績又嘉興虞廷陞抨擊正人薦引邪黨卒罹逆案而嘉興府志有傳不書其附黨而反稱其忤黨又蕭山縣志載嘉靖間學使陳大綬貪酷無而又偏不喜青衿凡士與

民訟無不責辱士而獎借民者一月之內不黜數名秀才則食不下咽是年太史言天狗食文昌文人多殃故浙場大水而士受學使之辱按陳大綬為萬曆進士由部曹出督浙江學政清節慈惠素著蓋在萬曆而志稱嘉靖乃指為貪酷無而且謂天變因之是非顛倒即飭刪除等因到臣臣查毛一鷺虞廷陞二人名列逆黨現載在

欽定明史內而邑乘反侈陳其美寔為是非倒置臣已飭地方官刪除至陳大綬一人臣未能深悉其居官如

何果否清節慈惠最著容臣與新任浙江學臣李宗文另行查考核寔辦理但即以毛一鷺虞廷陞陳大綬三人而論可見府州縣私修志書內之褒貶失寔者尚難悉舉臣查督撫藩臬蒞任各府州縣未嘗不有志書呈送然一省之中數十州縣志書加以各府志書卷帙浩繁不過備存查考其寔未能逐篇逐字細心校閱夫事無專責則彼此因循在督撫藩臬辦理地方政務尚多惟學臣專司考核事較簡少其按臨各郡考試案發後或在公館或在舟次就近將該

處志書與該處地方官論辨考核隨時辦理卷帙既不甚多更屬易辦臣請

敕下各省學臣於按臨各郡時即將該處舊存府州縣志與該地方官考核所有闕載不寔不經之處飭令地方官悉心刪除歲底將刪除條目若干咨明督撫會同奏

聞其地方府州縣官有因舊志漫漶欲行改造重修或舊無志書欲行添造者悉令預為詳報仍將所修之書申送學臣會督撫核明具



奏俟

旨發回然後准其刊布不許地方官任意私造再纂修志  
書向係地方官自行捐資辦理更不得藉端派費有  
累士民如此庶書歸信守而不經失實之語不致貽  
惑將來矣

國朝奏疏卷十七

蕭山 朱樞 雲木 編次

典儀

學校

條陳學政事宜

曹 溶

請立宗學

柯 聶

駁捐庠生之議

田六善

請定課試之條

姚祖頊

陳科場積弊

鄭惟孜



請停捐教職

許汝霖

增浙江鄉試解額

趙申喬

增浙江鄉試房考

同前

均楚省南北解額

同前

請嚴督課端士習

田文鏡

條陳科場事例

劉統勳

論殿試之弊

謝濟世

定考試博學鴻詞之例

吳元安

甄別翰詹文行

陳仁

請另設取士之法

舒赫德

議取士仍循舊制

鄂爾泰

請做大學成規之教

葛德潤

建太學璧池

曹學閔

立稽訟察士之法

李因培

設新疆學校

永寧

設循化廳學校

福康安

設口外學校

那彥成

條陳臺灣闡庠各額

孫爾準

鄉試老生請沛 恩綸

順天  
監試

八  
卷  
上  
會

條陳學政事宜 順治元年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監察御史 臣曹溶謹

奏為敬陳職掌以隆盛典事

京師首善之地 臣以菲薄謬當人文之寄值

國運方開英材蔚起不敢因陋就簡以負我

皇作人之盛心謹條陳六款如右

一崇文治

國家武功既彰文明肇闢求賢下士之心遠邇已聞風

景附 臣承



命選貢無不自失明公詳求寔學查舊例八府彙考冠亂  
之後粹集為難許臣所至之地先行歲考填足廩生  
之數隨於廩生中拔其尤者府學貢二人州縣學貢  
一人順天一學士額最廣請特貢六人以隆首善赴  
闕廷試第其高下上者簡授清華次盡補州縣正官然後  
人心鼓舞仕路一新

一收真才臣以文取士而多士有樸學寔才非文所能  
盡者或能以喪亂之中倡率義勇自保鄉曲解散盜  
賊或深通古今明於治術有經邦定亂之才或英偉

絕羣諳熟韜鈴才堪將帥或周知地利可勸興屯有  
富民足

國之効此皆難得之才許臣咨訪苟得其人特疏薦舉  
以需徵聘

一重師儒臣聞師嚴者教尊向來儒學官皆用老邁闕  
冗之人安能望其表率自今教職必選年力方富學  
問練達者充之果風範精嚴訓士有法五年俸足與  
州縣官一體考選則師道立而士知勸

一褒節義臣之職掌原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崇祀表

揚之例自逆賊纂<sup>纂</sup>戡之後死忠死孝當不乏人或  
士大夫或在青衿或在匹夫匹婦掩而沒之溝瀆之  
沉寃顯而揚之即

國家之盛事臣請詳訪奏

聞或卹典或旌表或祀名宦鄉賢以勵風節

一給路費此者選貢乃

龍飛首拔四方所望務宜優異以收人心况寇難以來士  
子無不破家失業衣食無仰今令其赴

京就試道途之費薪水之需非貧士所能辦合

教州縣有司於正項錢糧中每貢生一名給路費二十兩  
則不苦於行旅之難矣

一立寓學區宇初定南北未通外省士子有游學

京師而不得歸者豈可獨置格外使遠方之才無由自  
達宜令各出報名仍取保結果係諸生即附順天府  
學一體考試一應入學補廩貢舉俱於正額之外另  
議名數既使順天無冒籍之嫌又使羈旅無遺才之  
歎以上六款皆臣職掌切要之事伏乞

立賜批答以便舉行

請立宗學

康熙十年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柯聶謹

奏為親親先在尊賢愛養必期預教請興宗學之制以  
成教習之典事竊惟敦睦九族古帝王所首重然愛  
之必先教之教之有素則親者皆賢而後宗子有維  
城之固社稷有磐石之安親親之道乃可久而勿替  
也臣考之前世分建宗支必並建師傅以導之德義  
故虞書有教習之典禮經有世子之文自漢世以來  
設立諸王傅相如董仲舒賈誼等皆必慎選賢才以

輔導宗子故明分封諸王初年有伴讀教授等官後定設左右長官自其為世子時授書習字以迄襲爵封王所以訓導之者莫不備至我

國家定鼎以來宗支繁衍各有封爵親王郡王以次遞降

朝廷行大政設大謨外朝會議則必親王主之可謂尊且重矣但輔導之方不講教習之典未明雖親王賢者固多然雲初之裔日以益衆保無以甘食美衣惰其心志聲色玩好惑其聰明者乎今

皇上聖哲挺生勵精求治又設經筵日講等官萬幾之暇講求聖學將見

睿德日新媲美堯舜矣至於親王郡王既有

天屬之親又有議政之責苟不早為預教明晰義理何以輔佐

皇上克贊鴻猷况今各旗下滿洲漢軍子弟皆有官學之設選舉人貢監生教習經書而國子監諸臣以時督察課其勤惰蓋

朝廷愛養各旂下子弟恩至渥也豈以



天潢一派而不為設官制學思所以成就之乎臣請於諸  
王下各為建置宗學畧倣前朝藩府之制並設長史  
等官如內之博士助教等員外之教授教諭等員俱  
擇其品行端方學問優長者選充是職不論親王郡  
王諸子與宗室大臣之子凡自十二歲以上俱令講  
說書義務祈明曉暢使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而諸  
王

朝見之暇亦令講習經史大意熟於古今政治之要不以  
文藝為先而以經術為本仍令吏禮二部堂上官會

同宗人府不時稽察各官教術之勤惰以分殿最而  
定陞除然後諸王宗室無不興起於學上之則明以  
於修己治人之道可以翊贊

廟謨佐

國家太平之業次之亦明於孝弟仁義之說知所謹守  
而日進於善我

皇上展親之仁與育才之典將垂之億萬年而無斁矣

駁捐庠生之議 康熙十五年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 臣田六善謹

奏為生員斷難捐納請嚴定學處分學臣之法以存文  
教以全

聖治事 臣聞總河臣王光裕有捐納生員一疏事係密題  
其詳臣不得知度必因兵餉起見兼之憤世嫉俗之  
心而故為此說也雖然此說一行單寒之子將投筆  
罷講詩書當高閣束之矣我

皇上紹述帝王之道表章聖賢之學方將度越百王垂訓

萬代此事自有

睿酌臣何敢置喙臣思兵餉之急因用兵起也用兵之道欲定己亂之天下安待治之民生也事之利少而害多者諸臣不宜立論事之利絕無而害最大者諸臣更宜深籌臣謂此事斷斷不可行者有五危微精一之旨肇自唐虞道德仁義之說傳自孔孟其間聖君賢相之出治正人君子之立身莫不於經書是賴今捐納則所謂經書者盡無用矣以我

朝彬彬郁郁之盛一旦欲追洪荒草昧之風不可者一

天下之讀書者衆矣惟魯樸寔之人始安於農商聰明才智之子盡歸於誦讀其幸而顯達或借通經之功以適於用其不幸而困頓率得迂腐之致以老其身故取士一法古今求賢之道亦柔天下之具也今捐納則所謂讀書者皆無望矣將使聰明才智之士盡為愁苦歎泣之人揆諸情勢可念可矜不可者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學臣率多不肖生員或有以邪徑進者人之視己則曰此以賄賂也已之欺人猶曰我以文章也推其欲蓋之意仍是羞惡之心今捐

納則公然無恥矣人之不畏恥也當立法以教之人之猶畏恥也奈何開例以驅之不可者三且捐納則其利必少納監者從來本有之例納生員者自古未有之條從前黉宮之士皆是詩書之人忽以二百兩者廁其中則人皆不與之齒矣有力之家必惜牀統如此進步何足為榮臣謂難懸捐納之例必無應納之人無益兵需徒傷

國體不可者四且捐納則其害必多不定額數則應者寥寥無益於有司若定額數則督者亟亟必加諸百

姓奉法之州縣貪愚派懦以應令者以有之不肖之州縣免此報彼以射利者有之強天下以不堪之事開天下以不靜之端不可者五嗟乎此皆學臣之罪也學臣不公不法惟利是圖今日極矣至矣在外督撫不肯指叅在內科道風聞無據臣謂事極必變其變之而善也在嚴學臣之法而已其變之而不善則孔孟一脉不至於斷絕不止而今河臣果有此說也伏祈我

皇上嚴定處分學臣不公之法并嚴督撫徇隱之罪令其

令其洗滌肺腸振興文教將河臣捐納之請  
乾斷不行治道幸甚天下幸甚

請定課試之條 康熙十七年

兵科給事中臣姚祖頊謹

奏為

聖主圖治甚殷求賢甚切敬陳課試之條以收得人之效

事 臣 備員省垣出入

掖廷仰見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靡遑復於

萬幾之暇留心經史篤志勤學真足度越百王垂法萬世  
矣乃尤

聖不自聖下詔求賢令內外諸臣各舉品行端方文詞卓  
越者以備

顧問著作之選甚盛典也諸臣仰

皇上崇文德意各舉所知共一百八十六員名凡草野潛  
修之士以及服官通籍之彥輻

輦下踴躍懽忻莫不願獻芻蕘期以摘藻陳詞鼓吹太  
平誠臣子不世之遭逢也惟是考課之法

聖意淵深非凡愚所能測但臣之愚忠鯁鯁過計者以天  
生人才原供一代之用而人之負才不一有所長即

不能無所短優於此又或者絀於彼故漢詔有賢良  
方正孝弟力田等科又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  
使絕域者如公孫宏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一曰致賢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居之次曰  
翹材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之又次  
曰接士館其有一行之士一藝之長者居之俱未嘗  
拘一格以繩天下士也今我

皇上所重者學問淵通必曉暢治亂天人之理以有達於  
用者為上其詞藻瑰麗聲韻鏗鏘一切風雲月露之

章乃其緒餘輕重不愈曉然耶即如孔孟諸賢亦分  
四類信兼才之難矣伏乞

皇上睿裁并

勅閣部大臣配定考課之條其有淹貫經史羽翼傳註優  
於理學者為一選其有留心時務考究政治長於經  
濟者為一選其有才華典瞻文詞高古工於詩賦者  
為一選臨期命題出自

上裁各抒所長不必求全勿以幽僻故為博勿以雕蟲末  
技為能總期遠選實學以副求賢至意非僅僅空言

浮詞侈為文人墨士之點經已也抑臣更有進者歷  
代薦辟原無定額少者或數十人如宋熙寧三年諸  
路薦送者二十二人至則試舍入院賜官有差多者  
至數百人如明初洪武十三年詔赴京者八百六十  
餘人各授以官今一百八十六人之中到京者一百  
四十有餘未到者亦甚少矣其中或有真病寔情安  
於逸逸者堯舜之世自有巢許亦可聽其肥遯不必  
過為強之也其已到者內有葛衣涼冠不耐嚴寒若  
必俟齊集既無定限徒煩咨催經年累月恐終難齊

而且虛糜餼廩甚無謂也合無立沛  
恩綸定期考校不越理學經濟文章以規其夙抱則得人  
之盛傳之史冊流馨百代矣

陳科場積弊 康熙三十二年

巡視中城江西道監察御史臣鄭惟汝謹

奏為敬陳科場之積弊亟請清釐以新風氣事竊惟國  
家之官人最重科目而科目之得士全係簾官不特  
為主司者期於公明即凡有職掌者皆宜清慎伏見  
我

朝開科以來士風丕變

皇上加意右文科目所得才品學問為名公卿者指不勝  
屈雲漢作人不盛於此也但法久弊生有必宜清釐



者今又當鄉試敢為我

皇上獻一得焉

一同考官宜先考試也場中較文同考官是賴若不預加考試但臨期闈定則荒昧者僥倖分房真才未免沉抑乎請嗣後各省應分房者不許一人規避皆限七月念旬到齊監提調官與學臣及方面進士官一二員公同議題四書長題短題各數十道五經題各數十道各題闈出一道使作題說一道篇其題書理語氣云何文有幾格某格云何經書三說俱通者入

內簾通二說者補數餘俱執事外簾至所考題說俱解部磨勘若不通者見取通者見遺即行議處至順天亦照各省例同科道官一二員考取則荒昧者不得濫與大典矣

一四字貝字號試卷宜一體較閱也順天首善之地貝字號卷自宜細心評點方仰副我

皇上惠此京師至意邇來房官與南四文雖不通亦謬加圈點讚揚北四猶稍為點次至貝字但於前場文首尾加一二點而已文即果不合式其評語與文亦多

相刺謬蓋南北監生皆候榜發江浙走名之士又多  
交納公卿主司情弊十知七八既不中其文矣不曲  
為慰藉則謗語沸騰將恐敗露若生員大半貪士場  
竣即歸間有候榜者亦迂拙不足多畏故敢草率評  
點也請嗣後無論四字貝字一概秉公細為較閱落  
卷發至順天府許科道公同查勘如有仍前不公南  
卷謬加圈讚此卷草率了事者指名題參照例議處  
則房官無所容其私矣

一收掌官不宜論俸預定也文武會試內收掌官例用  
內閣中書俸最深者中書科俸最淺者半年前人皆  
知其作收掌也易以關節托之其人亦易於招搖包  
攬既入闈中得以相機查送百無一失此弊之尤甚  
者也請嗣後無論俸次盡行開列恭候

皇上欽點南北人各一名使互相防察則人不知誰當入  
簾而關節之大竇可塞矣

請停捐教職 康熙三十三年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

臣許汝霖謹

奏為請酌教官捐納以重師儒事竊惟捐納一途

皇上不得已而偶行之從此筮仕豈必盡無人才獨是教職雖微訓士之責寔重進士舉人歲貢得充其任後因生員拔貢授教其途始襍近乃以俊秀而亦得為之年甫成童胸無點墨未嘗一識宮牆之徑忽然南面而臨其上欲使三四十歲五六十歲淹博宿儒執

經而修弟子之禮心既有所不服教又安所從施臣  
愚謂俊秀授教似宜永停其已納者或量改佐貳否  
則倣古限年之例年幾四十鄉試四五次後地方官  
確核報部掣選則遲其歲月擴其學問庶幾可以率  
諸生而課多士學校未必無小補也

增浙江鄉試解額

康熙四十一年

浙江巡撫臣趙申喬謹

題為請增鄉試解額以光文治事恭惟我

皇上文教覃敷人材蔚起凡懷瑾握瑜之士莫不願進於  
天子之廷特以選取既有定額掄拔不能盡周山陬海澨  
望恩於

闕下者非一日矣浙省文章科第素與江南相頡頏久荷  
聖明洞鑒故浙省入學增額與江南同

特差學院與江南同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一百名亦與江

南同己卯科

特恩廣額舉人十名亦與江南同

皇上之加恩於浙者無不與江南一視而同仁也但查浙省解額自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部議增定七十一名載入科場條例今屆壬午科亦應照舊額取中而每科入場士子不下萬二千人寔與江南相等查江南解額見在八十三名以浙省較之少額十二名副榜亦少三名且江西省應試者僅得浙省三分之一其中額七十五名視浙省尚多四名副榜亦多一名

是浙省中額非惟不得比於江南并不得同於江右則額少人多難免遺珠之慮以故歲值賓興士子環擁臣署僉詞請題邀

恩廣額臣竊念我

皇上作人雅化千古獨隆倘草茅寒畯限於進取青雲路遠皓首途窮當亦

聖心所不忍臣荷

皇上超擢殊恩目睹士子觀光念切呼籲情殷而壅不上聞是臣負士子之愆少而負

皇上之罪大矣伏查康熙三十五年雲南撫臣疏請雲南  
中額比照四川又貴州撫臣疏請貴州中額比照廣  
西俱蒙

特旨俞允夫以滇黔天末遠方猶得援照他省增額况浙  
省人文不亞江南尤為

聖明所洞悉者乎雖部臣於康熙三十五年定議之數原  
照順治十七年舊額酌增有差但

國家養士數十年教澤日深文風亦日盛今日之浙省  
實不同於昔年之浙省敢祈

皇上破格恩施將鄉試解額照江南例取中副榜亦循例  
並增則多士益踴躍於功名而  
聖朝師濟之休且軼唐虞三代而上之矣伏乞

睿裁謹

題

增浙江鄉試房考 康熙四十一年

浙江巡撫臣趙申喬謹

題為請增鄉試房考以重抡才事竊臣者得浙江素稱  
才藪多士蔚興今當壬午大比之年臣已會疏題請  
增額現在候

旨欽遵惟是入闈閱卷除

欽差考試官外例取同考官分閱查浙省舊例止用一十  
三員但應試士子每科不下萬二千人以三場合計  
約共三萬餘卷以一十三員分閱每員應二千餘卷

夫一人之目力有限場中之時日無多自閱卷以至放榜為期不過二十日以二十日之內欲盡此二千餘卷而一一去取高下之卷積如山目迷五色雖責以悉心校閱其勢有所不能故撤棘之後士子領視落卷考官僅加點抹甚或句讀差訛以致魚目誤收奇才見擯使寒士三年辛苦埋沒無聞良可惜也若執此以罪考官彼已窮日之力寔亦無可如何然以掄才大典任其草率竣事苟且塞責不幾大負我皇上闢門籲俊之盛心乎臣查浙省鄉試例用易詩二經

房考各四員書經房三員春秋禮記房考各一員今請除春秋禮記不增外易詩書三經各增房考一員連舊例共用一十六員閱卷之官既多則分卷之數自少庶各官得以悉心校閱而入闈士子咸沐

皇上造就之恩於因極矣至於日用供給等項總於科場額內開銷經費額內核銷無庸添設再查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江西撫臣請增房考二員已蒙

俞允其餘他省俱未增請增以臣愚見當此四海同文羣才思奮不獨浙省為然應否通行各大省俱照江西



例酌增房考二三員俾士子無不見之長而

國家收得人之慶

洪恩出自

聖裁非臣所敢擅議也謹

題

均楚省南北解額 康熙四十四年

偏沅巡撫臣趙申喬謹

題為請均楚省鄉試南北額數以公取士事竊臣看得  
湖廣幅幘遼濶苗徭襟處於康熙六年題請分轄南  
北惟有三年大比湖南士子仍歸湖北考試第近科  
以來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至四十一年壬午科  
湖廣鄉試中額不等湖南總不及四分之一或僅逾  
十分之三且己卯壬午兩科俱蒙

皇恩加額而湖南取中之數反減於前今四十四年乙酉

科又遇

恩詔廣額之年士子感激自奮志切觀光臣復遍飭地方官敦促赴試學臣亦廣加收錄今年應試生儒較往歲更多及至榜發湖南中式者仍不及四分之一查湖南各屬半處山陬加以洞庭險隔應試之跋涉倍難而入彀之英才甚少以至賓興盛典獨歎向隅此生員王元復等所以連名環籲有分卷之請也茲據布政使具詳前來臣伏念我

皇上振興文教八表同風愛惜人才一長必採凡懷鉛挾

策之士無不踴躍功名以期登進即就湖南而論如史冊所載名儒鉅卿事業文章卓然可紀指不勝屈而家絃戶誦多士蔚興則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臣仰體

聖主立賢無方之意目擊士子感

恩向進之忱不敢壅於

上聞是以據情入告但分闈事屬創始固難輕議至於分卷之說按查科場條例如順天鄉試有旦字等號陝西省鄉試有丁字聿字等號皆為邊遠地方而設今

湖廣省之湖南亦屬邊遠似可援例而行庶使人知  
進取有額並將鼓舞爭趨亦據諸生呈請并該司議  
詳俱稱兩湖州縣畧同人才亦復相埒中額自應均  
分然

聖明在上洞照萬里事無鉅細一經

睿裁普天悅服非臣等所敢妄為置議也具疏謹

題伏祈

皇上聖鑒施行

請嚴督課端士習 雍正五年

河南巡撫 臣 田文鏡謹

題為請定教職督課之例特嚴士子冒告之風以端士  
習事欽惟我

皇上宵旰憂勤勵精圖治

特簡學臣慎選教職凡所以正人心而勵風化者無不周  
詳備舉規為盡美矣 臣 雖殫思竭慮豈能仰贊

高深於萬一但 臣 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既有見聞敢不敷

奏於

聖主之前臣思學校者風化之源也考課者訓迪之法也  
我

朝禮樂<sup>明</sup>備教讓興仁固已久道化成士風丕變但教  
職一官多屬老年衰邁才具平常之員每將月課季  
考視為具文以致士子毫無約束不但文理荒疎而  
且涉畧外事此最於人品學業攸關非細故也臣請  
嚴定則例飭令教官查明合學生員內除真正丁憂  
患病及出外游學者免其考課其餘現在肄業者定

限每年四季季考按月月課如有託故不到者飭令  
教官嚴加戒飭三次不到者教官即行詳報月課試  
卷教官即行批閱以定高下仍行具報季考試卷按  
期解送學臣批閱秉公分別優劣發回該學以示勸  
懲教官不得自行品題以致有名無實虛應故事如  
該教官果能寔心訓迪化導有方學臣即行薦舉倘  
因循苟且瞻徇庇護亦令學臣核寔糾參至於武生  
一項尤多敗類更宜責令教官嚴加約束并令其與  
文生一體按期督課如有騎射不堪文理荒疎以及

品行不端者許該教官不時詳請學臣即行褫革再  
臣伏查各州縣詞訟毋論戶婚田產細事即命盜重  
案亦多有劣衿倚恃護符或偶因同姓而即認為嫡  
支或畧闕親道而即認為依蕃竟有別人被盜而彼  
出頭冒作失主別人被殺而彼出頭冒作屍親從中  
把持冒作居竒訛詐無所不至更有並未老病即告  
給衣頂仍冒稱生員窩賭窩娼窩賊窩匪無惡不作  
及至地方官申詳學政褫革始查係告給衣頂之人  
此等刁風臣雖屢加嚴飭有犯必懲然非奉有嚴例

終難頓改臣請嗣後文武生員如果事關切已及同  
居未分家之父兄許其出名告理仍用抱告倘事非  
切已或父兄子弟分居已久并代親族具控作証或  
認為失主屍親者飭令地方官嚴查并許被告証佐  
以及鄉地隣佑人等稟首開明事由申詳學臣斥革  
之後始審其是非曲直倘屬虛誣按律反坐再文武  
生員告給衣頂必經歲考十科之外真正老病不能  
應試者方准告給如未逾十科並非老病者一概不  
准告給衣頂倘規避歲考臨期告老告病者即予歸

農尚學臣濫准告給事發即將學臣嚴加議處如此則士子咸知儆惕不敢復與外事而考課維勤自必閉戶潛修庶幾積習可化而風俗可端矣又臣伏查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定例內開一切捐監捐貢其有倚恃護符妄為生事好訟武斷人品不端者許地方官申報督撫學臣造具清冊歲終彙送禮部查核等語臣於雍正二三年凡有應革監生俱移咨學臣斥革於年終造冊送部內部駁令仍照舊例咨部斥革臣思捐納貢監之敢於妄為生事原因無人

約束所致而歸併約束之法惟在斥革自由方足以昭法守而示勸懲今若將緣事貢監仍照舊例咨部斥革則是學臣毫無約束之權且與文武生員歸併學臣約束之例亦不畫一臣請嗣後凡有咨革貢監生許令地方官申報督撫移咨學臣即行褫革無庸咨部斥革仍於年終造冊送部庶事權畫一而捐納貢監有所畏忌不敢復蹈故轍妄為生事矣再有一等考職吏員原係各衙門書辦五年役滿赴部考授八九品并未入流職銜即倚恃護符毫無忌憚其作

奸犯科更比文武生員為尤甚蓋其平日在衙門服役年久本係積蠹故也臣請嗣後此等人員有犯乃係知法故犯之人並非無心之過立即咨部斥革應加凡人一等治罪庶幾有所畏懼有司不為其把持小民不被其魚肉矣臣為士習民風起見不揣冒昧謹將條奏各款恭疏具題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緣係陳奏事宜理貼黃難盡仰祈睿鑒施行

條陳科場事例 雍正十三年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劉統勳謹奏為敬陳科場條例事竊科場條例自

本朝定制以來屢經釐定防維周密規畫詳明寔可永遠遵行以致得人之盛臣愚見所及尚有應加籌酌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論題宜兼性理也切惟士子讀書貴於躬行心得而令甲所懸則人咸趨向來宋儒大極圖說通書西銘

正蒙等篇發明理道羽翼聖經誠宜家絃戶誦

世宗憲皇帝念孝為百行之首且以聖人之言廣大悉備有非後儒所可比擬者自雍正元年鄉定例鄉會科場論題專用孝經無非崇尚經術以孝治天下之

盛意臣伏見行之日久工於揣摩之人因孝經章句簡約擬題數十道則場中所錄皆其夙構遂有置性理諸書漫不講習者夫聖經賢傳互相發明洙泗伊洛源流一貫性理一書似應與五經四書並列學宮使庠序之間緣文考義知所尊崇且與孝經叅出論題則

士子無從模擬自必研習講貫以應制科似亦昌明正學振興文教之大端仰惟

聖明採擇

一會試分省印卷之法宜遵舊制也伏查會試分編各省紅字號印于卷面原欲使內簾考官知其為某省之卷以便就某省之文風校閱呈薦如額取中前經御史臣李學裕奏稱恐有不肖房官知為某省某經遂通關節亦未可定請嗣後令彌封官各照所管本經將各省卷數照常編列密號其墨卷珠卷俱不必



再用各省紅號仍將密號總數謄寫一本內關某某  
號共幾十幾字係某省于二月十二日密呈至公堂  
面同內場監試封交主考官將迴避房官與各省字  
號密行查對派分字號交與內叔掌照依分派簾官  
字號查卷送閱卷面有經無省自難測為某省某人  
之卷等語凡時事下該部部內以防弊之法寧密勿  
疎遂議覆准行臣切思卷面分省印卷行之已久並  
未聞有借此作弊者且場中關節但須於文字內用  
三五字作記便可知為某人之卷卷面即有某省某

經而省分經書相同者多亦難確知其為某人之卷  
且內簾所司專在衡文殫心批閱尚可評臨多謬今  
條奏所稱密封查對之法委曲繁雜易于舛錯若考  
試官專心查對數目翻於閱卷不能盡心勢已兩難  
兼顧必將假手于在內之家人書役則其間百弊叢  
生益難究詰不如仍遵舊制庶得條理井然無從滋  
弊伏祈

勅下該部定議施行

一考試官本身中式經書題日出題時毋庸迴避也條

例內開將本身中式四書五經等題目擬出者降職  
四級等語此條雖久經開載而勢難遵行歷來考官  
多未曾迴避又有確知此例之人當出題時主考房  
官多至二十餘員應迴避之題至百餘道之多內中  
有本身中式經題記憶不清者題方擬出而彼此回  
惑顧忌疑為本身中式之題懇求另棟遂衆志紛紛  
碍難定議臣切思考官中式之題即使再出其中寔  
無弊端所以歷年以來雖有犯此條例者而亦無指  
摘糾叅之人夫功令所在必使違者按例議處豈宜

虛懸此例徒使謹畏者多生顧避徑直者漫不遵行  
伏祈

勅下該部定議如寔無關弊竇即減去此條庶例內所載  
皆法在必行而考試官亦得秉公命題不致妄生疑  
慮矣以上三條臣愚見所及謹敬臚列祈以裨補場  
務以重掄才盛典伏祈

皇上睿鑒

論殿試之弊 乾隆元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謝濟世謹

奏為

大典屆期請除積弊以拔真才以收實用事恭惟  
皇上即位改元之始遠逢會試

殿試之期查近來會試之例分省照數定額取中以防  
偏枯之患例應迴避舉子別

命試官考試取中送入內簾以廣格外之仁法至良而意  
至美也至於通闕節割卷面聯坐號傳遞夾帶諸弊

功令甚嚴剷除幾盡即有之亦未敢公然行之若內外  
簾得人出題不拘忌諱不許冠冕太熟則弊之除也  
何有惟有

殿試尚循舊規請託公行闕防無禁讀卷止用九卿九  
卿中應讀卷者既屈指可數而且策題漏洩於試前  
頌聯標識於卷上按圖索駿各舉所知其所不知名  
曰野卷不得進

呈甚非

聖天子臨軒策士之意也請自今會試榜發新進士及闈

列讀卷官者皆引嫌杜門讀卷兼用翰林策題出自  
御製頌聯永行停止落卷皆得進呈諸弊除則真才出矣

抑臣更有請者舊例策冒十四行卷尾空白十四行  
欵惟干冒四字在行末中間不得塗乙一字此例未  
考起於何時意當時秉鈞大臣私作威福恐新進有  
劉蕢蘓轍其人者故多方以鈐束之而不知軒墀初  
來惶恐已甚錯誤有罪畏縮益深數字之時又多行  
文之氣必阻欲策之醇美也難矣而且品題高下先  
字後文以文取人既屬中策又不取其文之剴切而

取其字之精工賈董鍾王同時應制賈董下第鍾王登科亦非古帝王敷奏明試詢虞訪箕之意也請自今不專取字不必限字亦不妨加點數字法令甚寬則敷陳始暢嘉言因伏則謹論必來擇中而用於民因言以考其行庶幾  
廷對大典收寔用而不為具文矣管見如此伏乞  
睿鑒施行

定考試博學鴻詞之例 乾隆元年

巡視北城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加一級 臣吳元  
安謹

奏為請

敕定考試博學鴻詞之例以拔真才以光盛典事欽維我  
皇上聰明天亶遜志時敏凡宣為

綸綍著為令典者皆以聖賢之心為心而以聖賢之學為  
學乃猶旁求下問屢

諭各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延訪博學鴻詞速行保薦且於

先行來京者月給廩餼以贍資斧此誠我

皇上培養人才有加無己之至意臣伏思博學鴻詞原非

以記問誇多詞章競競豔者也古聖心傳昭著於經

歷朝政治臚列於史是經史者人品之模範即為學

問之淵源必融會熟習於胸中自學為有用之學而

言亦有用之言內外大臣果能真知灼見慎厥保薦

斯可以稱得人之慶而備

睿問之選所以立賢無方內自主事中書外自州縣佐貳

以至青衿布衣之流試其文學最優者咸得通籍翰

林讀書中秘典至隆也責綦重也臣竊思考試之法

向例以詩賦論三題限以終日誠恐淹時敏捷各異

其資在沉潛淹貫積學深思者或不足以盡其所長

而纖才薄植工於摹擬者或轉得倖邀獲選臣請

上勅定首场試以經史發難論辨况其抱負越日二場試

以詩賦擬古應制觀其詞藻皆許自辰至酉夜則准

其繼燭俾得大展生平所學以仰承

聖天子特達之知自有枕經藉史殫見洽聞者出而為

國家用如此則真才立見而彘彘者不得濫竽其列

矣

甄別翰詹文行 乾隆八年

協理江南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陳仁琬

奏為敬獻芻蕘乞

賜採納事本年四月 日

皇上特降

諭旨令翰林詹事等官於三日齊集

圓明園候

皇上出題親試按其文字優劣分為四等黜幽陟明至公  
至當然臣愚覺其中尚有宜慎重者夫考試所以警

急玩旌別所以示勸懲而專以詩賦又賞之太優似  
非美善兼盡之道何則人君舉動天下所示以詩向背  
况名器爵祿乃礪世之大權尤不可不慎今以詩賦  
為去取得之者以為能詩能賦之效不得則但求詩  
賦而止想

皇上拔擢之意原不僅以詩賦也而天下不知者則疑止  
以詩賦云爾夫物必自貴也而後人貴之亦必自重  
也而後人重之使以一日之長而擅終身富貴則是  
公卿侍從跬步可圖而人主爵祿非以賞功勞而以

賞雕蟲小技耳如此則非雖有非常之恩亦或以為  
時命適然而皆不德其上而不德其上則緩急寧可  
使之相救危難寧可使之相守而奈何不貴之重之  
也今夫言者心之聲也觀其文亦可以知其行然而  
文優行亦優者落落古今能有幾人哉即如司馬相  
如楊雄此二人者辭賦冠絕當時乃一以盜妻敗妻  
倫一以失節投閣是有文未必盡有行也又如陸贄  
為唐之賢相未嘗以詩名司馬光宋之名臣不能為  
四六而天下後世不敢以無文貶之是優於行者或



亦絀於文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核其行兼顧其文而  
進退予奪則一斷之行雖行亦不易知然拔十得五  
猶不失先後文之意伏願

皇上自今以後凡考試翰詹諸臣不用詩賦而惟試以典  
故性理則古今治亂生民利病以覘其學術經濟其  
優者一等准加一級二等紀錄二次三等賞以筆墨  
妙綴四等罰俸半年或一年又於其中擇其品端行  
優才識練達者擢用一二以勵其餘而奔競鑽營依  
阿諛者雖有文彩亦在擯斥之列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

意旨之所在急自濯磨以共襄治即有大疑大計而知古  
者有人通今者有人決謀定策者有人其於

國計民生教化風俗豈曰小補之哉臣非敢抵觸忌諱  
也臣常讀

上諭云或發號施令之失其宜或慶賞刑威之過其則或  
進退黜陟之乘其分或輕重緩急之夾其衡皆朕所不  
能自信者乃朕誠心求之諸臣不誠心應之則諸臣不  
能辭曠職之咎欽此仰見

皇上虛心求見治遠過唐太宗而臣智識短淺謬司獻納既有所見不敢不言况用人是

國家第一要務而賞罰又用人第一要務上闕天命下係人心此而不言咎將誰諉願

皇上鑒臣愚衷

俯賜包涵

採擇臣言不勝幸甚臣謹

奏

請另設取士之法 乾隆九年

兵部侍郎舒赫德謹

奏為請廢時藝另設科舉以拔真才而尚寔學事竊科舉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積弊已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坊行輾轉抄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

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此  
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就題  
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  
衰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  
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  
拔真才寔學之道伏乞

皇上勅下大學士部院詳慎會議施行

議取士仍循舊制乾隆九年

大學士臣鄂爾泰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竊照兵部侍郎臣舒赫德具奏請廢時藝另設  
科舉一摺奉

旨飭議臣等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  
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  
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  
文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

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  
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閹閹相高劉毅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  
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寔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  
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  
稱職吏者是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  
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蘓軾  
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寔蓋能  
責寔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

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  
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藝以及表判策論皆為  
空言勸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寔之過耳夫凡宣  
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為然  
且夫時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尚守  
之不變也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  
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寔則亦未嘗於不違於用  
而未可一概訾毀也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  
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今徒

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為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  
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等以及

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聖  
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洽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  
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  
為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  
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  
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為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爛  
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

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寔亦豈易  
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  
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為之而有  
餘者今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匪  
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寔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  
為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必有論古之識斷  
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  
可以為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  
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寔用何一不見

之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游  
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  
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徒為紛擾  
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寔求下以名應興孝  
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  
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其弊尤繁甚至  
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蒞官之後盡反所為至庸  
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兩可指數又  
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

間則論策今所現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  
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  
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墻其餘若三傳  
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紛或  
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  
循名之失求責寔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  
也我

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

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寔心仰體力除積

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  
心靡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特就文學  
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  
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  
更張定制為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

請做大學成規之教 乾隆十五年

提督福建學政監察御史 臣 葛德潤謹

奏為敬做大學成規推廣教法以課寔效以育真才事  
竊惟制科取士原欲使士子通經術明治道為國家  
有用之才非徒為弋獲功名之具也今鄉會校士以  
經書觀其懋以策論表判覘其用即學臣考試童生  
書文之外必兼經藝而生員科考則兼策童生招覆  
則兼論與鄉會畧同法恭脩矣然上求之以寔下應  
之以名士子安陋就簡不但古學時務多不究心即

所習本經亦往往有剽襲剽竊之弊雖其間不無通  
經績學者而欲其真才輩出足備

朝廷器使之選尚未逮也顧欲取之不窮必先養之有  
素今學校條教月有課季有考府州縣學官非不按  
期舉行而諸生散處四鄉遠近不一臨期不能盡到  
其到者除試八股外於經古概未之及所以歲科兩  
試生童四書文尚有可觀至經義策問求其洞澈源  
委者甚少則鄉會取士安所得通經博古之人而多  
為選哉此非教之無其法定教之無其人也縱有聰

明穎異之士統趨於揣摩掇取之途勉循故事希圖  
倖獲而不能沉潛討論以崇實學臣愚以為教育之  
道固在人與法尤必準乎人情審乎時地迎其機而  
利導之斯教學日起而有功伏查前刑部尚書管國  
子監事臣孫嘉淦敬陳大學規條一疏請在院肄業  
各生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之法於四書八股之外  
各明一經各治一事以課實學是大學之教業有成  
規而未通行直省似宜推廣其法以溥教澤然概令  
府州縣學照例舉行竊恐無能教官視為煩難勉強



奉行終無寔濟臣思迫於督責者勉為從事其效難  
生於慕悅者樂為赴功其效易如各省設立書院誠  
造就人才之地我

世

宗憲皇帝因國子監設在京師道里遼遠四方不能齊會  
令各省封疆大臣舉行書院興育賢才比古侯國之  
學又數

賜

帑金以資膏火我

皇上加意作人振興士習疊奉

上諭令督撫學臣慎選師儒以董其事廣收俊秀用勵觀

摩以故有志之士願負笈從學率爭自奮勉惟恐櫛  
棄弗錄每遇鄉會獲售者多近來直省大郡大邑官  
與紳士頗有捐資創立者此等地方膏火有資師儒  
有教又書籍完備可供誦覽臣請悉照原議大學成  
規而參酌之並立經義治事規條令在省肄業生員  
各治一事俱註明總冊明經則以

御

纂折衷傳說為主治事則如歷代典禮賦役律令邊防水  
利天官河渠算法之類俱以三通為參考務窮源溯  
委識其中得失利弊仍令先治經後治事以專其力

果能通明練達方許兼治他經他事不得愛博不專  
每人造立格冊一本將習過經書按依月日填寫起  
止其所治之事亦將誦覽過某書中事蹟議論並令  
親填於冊或十日或半月送掌教稽察就中摘條發  
問使其條舉衆說斷以己意以考勤惰虛寔其在省  
會者原有督撫考察而在郡縣者即令郡縣官寔力  
督課務令明經則精通經義治事則練達事情與四  
書文一體甲乙有器識浮淺及不率教者擯斥勿留  
有在外能通一經治一事而願藉師資者准其考試

肄業至肄業諸生中果有材識尤異者在府州縣則  
申送省院在省會則仍照乾隆元年

諭旨准予薦舉一二以示鼓勵如此則人心慕悅士切  
皇雖未必盡明體達用而講習有素其見於經藝策  
論必能有所發明自無勦襲敷衍之弊况通經曉事  
所作制藝必益有精神光彩昔人稱四書文為經義  
非無謂也行之數年將見真才輩出器使得人視教  
官之勉強督率洵事半而功倍矣抑臣更有請者學  
貴得師宜慎其選省城書院由督撫訪求其學行優

者為掌教然其間去留亦所時有至郡邑書院未必盡得其人若僅取其善為時文而嘗得售於場屋者以充其選仍於教訓寔學無益臣查現在內外保舉通經人員欽奉

諭旨令大學士九卿臨時再加核寔請

旨引

見將來

臨軒考試一經

睿鑒必多真才此項入選人員倘蒙

聖恩有發往各省試用者即令督撫查明現在需人之書院即時遣送以資經義治事之教如果三年期滿著有成效許該督撫據寔以應補之缺

題請寔授并聲明免其試用如或效雖未著而教術可觀仍酌量再留三年以觀後效則得人以任法而法以人行矣再制科以五經取士

御纂折衷傳說諸書既家絃戶誦矣現經修三禮告成合無

仰懇

皇上勅部將三禮成書

頒發直省令布政司敬謹刊刻准人刷印并聽坊間翻刻  
廣布俾士子得以及時誦讀尤於學術有所裨益要  
之立德立功士固不以文藝為重然義理不明無由  
正己事故未諳何以治人果能通經博古則向上事  
業由此而進無難矣臣為育才起見欲推大學之法  
廣師儒之傳一切考課責成有整飭而無紛更其事  
似無難行其效似可有獲不揣愚昧敬抒一得

建太學壁池乾隆三十三年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曹學閔謹

奏為請增建大學壁池以重典制事竊臣聞三代所尚  
者學也而辟雍之制莫著於詩禮詩曰鎬京辟雍又  
曰於樂辟雍又曰思樂泮水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  
曰類宮臣謹按白虎通云類宮半者象璜也獨南面  
禮義之方有水耳辟者壁也園以法天外園內方明  
德當園行當方此其義其制也欽惟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總制作之成

方園丘

澤並則古昔以備制度明天察地曠世未觀而辟廡之制尚仍前代之舊闕然未舉意者有待於

聖人次第舉行乃臻大備乎且今直省府州縣衛所在學宮並有泮池而國學獨無園橋之制非所以答四方觀聽也臣愚以為方今

文德武功告成於學未有倫比

皇上數舉臨廡之禮而有詔重修

先師孔子之廟甚盛典也宜以此時

勅下禮部詳考辟廡園水之制以風示學宮明垂萬世不誠懿燦隆茂之宏規也哉

立稽訟察士之法 乾隆二十四年

內閣學士提督江蘓學政 臣李因培謹

奏為請立稽察詞訟之法以端士品事竊照士品莫善於不爭莫不善於健訟訟在編氓者尚欲靖其糾紛訟在衣冠者詎可聽其滋蔓江蘓人稠事劇小民既樂興訟端破家不顧而通屬生監良楛各別往往以雀角細故投遞公門候拘審於隸役之間雜子衿於匍匐之際爭長角勝恬不為恥有司案牘既繁不能以時聽斷或一案未清一案復控或舊事翻新新事

砌舊或揀身代証故入案中或包攬作詞指訟料理或因查覆而事權暗操或以情虛而避審宕此等生監業荒於刀筆品壞於訟庭情偽千端公牘盈几向來各屬訟師內均有不肖生監而多事健訟者又無處無之臣到任以來屢加察訪脩得各訟師主名劣跡或飭府拿究或告發提審近已漸知歛迹惟詞訟事隸有司無憑稽考遇有上控之件及訪聞平昔犯案者飭提各卷查核內有一人而歷訟數十年一事而翻告十餘載者有一人積至數案及數十案者有

一年數月之間分類控告數案及十餘案者有司或審斷不公或息而不審或情罪已明姑息率結或旁生枝節牽連不休致該生等毫無忌憚視訟為戲若非弔到原卷則此等情偽臣何由知夫

國家所以約束士子者學臣教職而已今查詞訟本地方官之事即有關行止如姦賭盜逃等案苟非拘審發學教官尚無從得悉况事起戶婚田土往年許告教職既不得越俎過問而該州縣等又不能正本清源或反庇豪監而縱劣生則風俗人品何所底止臣

再四籌酌若非設立稽覈之方則逐案辦理易涉繁碎竊查舊例原有門簿一法每歲由學臣印發州縣凡有生監出入填註申繳揆其立法之始亦為士品起見但出入者既不肯自登即登註亦不知其出入何事日久漸成具文是以於酌歸簡易案內議令刪除在案今江蘇詞訟之多寔與他省情形迥別臣愚請畧做門簿之法變而通之改立稽訟一簿內如蘇松常鎮揚太通等處訟多之地每季設立一本江寧淮徐海等處稍簡之區每兩季設立一本簿內挨順月

日著為定式每歲由臣衙門於封印前預將次年之簿印發各州縣責成各承發存貯吏凡一日內自理詞狀及上司批查案件有事干生監者無論係原被証佐均摘出簡明事由及准駁批語開註於前簿尾更將何月日審結何案亦摘簡明讞由登註每屆季終該州縣核明並無遺漏將簿會學鈐印具文申繳其有應註不註或註而不寔別經告發核有情弊者即提承發吏重處州縣酌予記過臣衙門將此簿細核內除事本理直情非得已例准告理外其武斷把持



已攬作狀事關行止及刁告不已老於訟事慣作詞  
証等案分別應提審者提審應查革者查革至州縣  
官或姑息養奸或果有冤抑不為伸理亦可查叅催  
結如此積日累月叅互稽考則士品之良楛了然在  
目無事訪查而優劣自見並足以驗有司之賢否清  
訟獄之糾紛較諸門簿空填出入似覺切寔有用但  
事關創始相應繕摺請

旨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設新疆學校 乾隆三十三年

伊犁將軍臣溫福辦事大臣臣永寧謹

奏為新疆人文日盛請設學校以廣

皇仁以興教化事竊照烏魯木齊一帶地方仰賴

聖主德威遠播西域蕩平乾隆二十三年駐兵屯田二十

六年招來內地戶民前來屯墾二十九年遷移安西

眷兵永遠駐房迄今已有種地民人四千二百餘戶

携眷兵丁三千六百餘戶生齒日漸繁盛而兵丁子

弟內姿性聰慧堪以造就者甚多臣等於乾隆三十

二年

奏請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昌吉等三城各設義學一所選擇師長教讀兼令學習騎射技藝在案自設義學以來兵民俱各踴躍令子弟入學讀書而延選教讀之人亦各盡心訓迪近日頗有成效現在讀書文童能文者固多而兼習騎射之武童人材弓馬可觀者亦復不少查從前安西裁改廳衛設立官學案內經軍機大臣議准敦煌等三縣各設訓導一員各建文廟一所每縣歲科兩試准其進取文生四名歲試各

准取武生四名在案今查烏魯木齊即迪化城設有同知一員所屬之特納格爾即阜康城設有縣丞一員昌吉即寧邊城設有通判一員所屬之呼圖壁即景化城設有巡檢一員亦隸安西道所轄從前議設同知通判之初其設學取進文武諸生併應建

文廟等事原應與安西府敦煌等縣一律辦理因其時未安民戶而眷兵亦未遷徙來屯是以未經議及現今兵民增至七八千戶當此人文漸盛之際似應照依安西敦煌等縣之例歲科兩試各取進文生四名

歲試取進武生四名暫令兩廳管束俟取進諸生每廳約有百名之後另行請

旨設立訓導至於廩增各額敦煌等學係由衛學改設是以各設二缺以次幫補今兩廳係初設之學應俟生員考滿二十名然後照安西之例幫補出貢再查敦煌等縣相距肅州甚近是以各童赴肅州考棚聽候學臣考試今烏魯木齊距肅州往返六千餘里途路寫遠諸生赴試資斧維艱應請將迪化寧邊二廳諸童酌做臺灣之例由廳道錄送臣等衙門考試秉公

取進將取進童生名次及前列生員試卷咨送陝甘學臣彙入歲科冊卷達部設遇不能足額即遵照定例寧缺毋濫如蒙

聖恩俞允每廳各建

文廟一所於本年秋成後乘兵丁閒暇之時臣等選擇地基酌派兵丁照依修建

先農壇之例量給口糧興工修建每歲祭祀銀兩亦照敦煌等縣之例一縣開銷在於本處備用銀內動支如此則新疆兵民子弟皆知上進有階攻讀者益加

奮志騎射者更求嫻熟於地方似不無裨益也

設循化廳學校乾隆五十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奏請添設廳學以廣教化事竊照陝甘二省回民較多仰蒙

聖澤涵濡以養以教均沾

玉帛鴻慈自農工商賈而外多有食糧充伍並且中式武科者每荷

天恩擢用至提鎮大員至於弁兵人等更屬指不勝屈恭惟

聖主一視同仁漢回並無岐異惟是回民習武者多而習文應試之人甚少臣竊以寒生負性稟賦無殊當使沐浴詩書通知禮義馴其鷲鷲之氣即可化其頑梗之風則教導回民洵為善後之要務臣自蒞任以來即通飭各屬每於朔望召集回衆同漢民一體宣讀諭廣訓俾得咸知睦姻孝弟睦姻並令增設義學延師課讀藉以化迪愚頑近據回民貢生馬有麟赴臣衙門具呈請設立鄉校以資教讀臣即面加獎勵准令設立札飭地方官一體實力奉行庶幾迎其好善之機

聖



導以向化之路且人情莫不羨於顯榮而教化端有借以觀感若使上進有階自必更為踴躍茲據署循化廳同知達崇阿稱沿闕一帶漢民回族戶口日繁從前河州廳移駐循化時考試一事未經議及雖准赴州一體應試但距河州寫遠有隔至五百餘里者往往憚於遠涉無志上進回族見漢民如此更可觀感嘗因公下鄉見童稚中頗有俊秀可以造就成材隨增修義學延師教讀數月以來不但漢民踴躍即撒拉爾回族亦多有樂從苟餘迎機添置教職一員

以司董率每逢歲科考試由廳錄送並應酌予取進  
名數俾知榮顯以策後效將見茅簷蔀屋絃誦成風  
即回族民人莫不仰

聖化覃敷漸摩從善寔於地方風俗有裨臣伏思讀書明  
理不限疆圉革薄從忠必先教育我

皇上誕敷文教雖新疆塞外亦已比戶絃歌况循化廳近  
隸蘭州該處漢回民人漸濡

聖化祇因從前未經專立學校教導不先以致愚民無由  
觀感似應准其添設學校以資訓迪並請添建

文廟以彰文教裁撥訓導以資董率如蒙  
俞允所有建立

文廟移設學署並抽撥文武生員進額各事宜容臣另  
行酌議具題為此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

設口外學校

直隸總督臣那彥成跪

奏為口外風俗粗獷請設學校以資化道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直隸口外多倫諾爾幅員遼濶本係蒙古地方自康熙年間准內地民人前往開墾耕種迄今百數十年生齒日繁漸臻富庶惟素鮮讀書之人民間不知禮義好勇鬥狠訟獄繁多甚至不顧倫紀雖經

隨案懲創而風氣驟難挽回伏思

國家學校之設原以啟牖愚蒙令其深明義禮今該廳  
戶口殷繁早經編挑保甲即與土著無異聞其中殷  
實之家亦知延師課子因例不准應試登進無階多  
致半塗改業似應設立學校俾絃誦相聞庶幾薰陶  
善良可望移風易俗荒陬僻壤咸沐  
作人之

雅化恭查乾隆年間欽奉

諭旨熱河地方富庶

命建學宮設立庠額今多倫諾爾地方富庶與熱河情形

大概相同應請做照熱河之例

奏請添建廳學以育人文而興教化至應設學額移駐  
教職直省州縣儘有額多人少之處酌量

奏請裁改查該廳地方民尚殷富應建

文廟學署責成該廳捐辦毋庸另籌經費恭據布政司屠  
之申詳請具

奏前來臣覆查無異理合會同順天學政彭邦疇合詞  
具



奏

條陳臺灣闡庠各額 道光七年

閩浙總督 臣孫爾準等跪

奏為加設粵籍舉額並增廳縣學額以廣文教仰祈

聖鑒事竊照臺灣孤懸海外民無土著皆係閩粵之人寄

居閩則漳泉汀三府粵則惠潮二府嘉應一州是以

學校有閩籍粵籍之分閩籍生員另編字號每科鄉

試中式文舉人三名粵籍生員則係散入福卷建通省

卷內憑文取中又該府屬臺灣鳳山嘉義彰化四縣

文童每縣定額取進十三名其澎湖廳應試童生附